

民間恨事

民國三十一年
三月

長海雅集
書齋紅真



上海國光書店印

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三月初版

民間恨事

全一册實價

(外埠酌加郵匯費)

版權所有
~~~~~  
翻印必究

編著者 嚴 殊 炎

校訂者 劉 全 蘇

出版者 國 光 書 店

印刷者 國 光 書 店

經售處 國內外各大書局

總發行所 國 光 書 店

上海山東中路  
一二八號

## 前言

從前江淹做了一篇「恨賦」，是說古人有不能如他的心願，含恨而死的，作賦來敘述他的事蹟。

此外詩人所作關於「恨」的詩詞，更是多不勝舉，最著名的是唐朝白居易的「長恨歌」，  
「傳」，還是膾炙人口。

劇。由觀裁割，凡故事屬於「恨」的，最易使人感動，所以演「悲劇」比演「喜劇」容易討

劇。本劇所選輯的「恨事」，如「愛國詩人」，「昭君出塞」，「名將蒙冤」，「焚書坑  
「四面楚歌」等篇，都採自歷史，確鑿可考。其餘諸篇，也都有相當根據，並非嚮壁  
虛構，情節纏綿悱惻，哀感動人。

「恨事」的主角，大多是弱者；但也有叱咤風雲，不可一世的怪傑，結果弄得質恨以歿  
的，如「空費心機」的呂不韋，「焚書坑儒」的秦始皇，「富貴浮雲」的嚴將軍，「四面楚  
歌」的楚霸王等都是。

插圖的設計，極為縝密，一幅有一幅的特點，將那篇故事的最精彩處，完全表現出來，  
畫面生動，饒有趣味。

# 民間恨事目次

|    |      |    |
|----|------|----|
| 一  | 愛國詩人 | 一  |
| 二  | 遇人不淑 | 六  |
| 三  | 一言結怨 | 七  |
| 四  | 負心石  | 九  |
| 五  | 雪夜琵琶 | 一四 |
| 六  | 留養棄母 | 一五 |
| 七  | 得銀被誣 | 一六 |
| 八  | 失之交臂 | 二〇 |
| 九  | 薄情郎  | 二三 |
| 一〇 | 空費心機 | 二五 |
| 一一 | 無法報恩 | 三二 |
| 一二 | 亡國之君 | 三五 |
| 一三 | 昭君出塞 | 三五 |

|    |         |    |
|----|---------|----|
| 一四 | 名將蒙冤    | 四〇 |
| 一五 | 畫師恨     | 四二 |
| 一六 | 塔底沉冤    | 四三 |
| 一七 | 國難家仇    | 四九 |
| 一八 | 孝子充軍    | 五一 |
| 一九 | 浪子賣妻    | 五二 |
| 二〇 | 焚書坑儒    | 五六 |
| 二一 | 此恨綿綿無盡期 | 五八 |
| 二二 | 惡婆婆     | 五九 |
| 二三 | 好官受誣    | 六六 |
| 二四 | 以怨報德    | 六七 |
| 二五 | 青磬紅魚    | 六九 |
| 二六 | 千里故人魂   | 七二 |

民間恨事 目次

|    |      |     |
|----|------|-----|
| 二七 | 失節喪財 | 七四  |
| 二八 | 富貴浮雲 | 七六  |
| 二九 | 小星怨  | 八二  |
| 三〇 | 養瘦馬  | 八四  |
| 三一 | 攜骨還鄉 | 八六  |
| 三二 | 詩人蹇運 | 八九  |
| 三三 | 投井殉節 | 九〇  |
| 三四 | 白髮夢  | 九二  |
| 三五 | 忠魂熱血 | 九四  |
| 三六 | 舊鞋殉葬 | 九六  |
| 三七 | 返魂乏術 | 九八  |
| 三八 | 四面楚歌 | 一〇一 |

---

# 民間恨事

## 一 愛國詩人

在我國古時，曾有過一個偉大的詩人，他天性愛國，時時發抒爲詩歌，所以使後世的人民，都給他的熱情所感動。尤其因他鬱鬱不得志，投汨羅江以死，使人嘆惜不止。現在每到端午節，總要戲耍龍船，用糯米做成粽子，投在江中，算是給他弔祭一番。

那詩人姓屈名平，又叫原，楚國人，因爲他家是個大族，一向在楚王手下做大官。他天資聰穎，人格高尚，幫懷王做事，深得懷王的信任。其時楚國，也顯得很富強，人民都能安居樂業。

但是好景不常，屈原愈得懷王信任，愈遭同輩的猜忌。那時候，有個上官大夫，雖然官職和屈原相仿，但性格却截然不同。他見屈原自奉清廉，處處爲國家人民着想，正反映出自己的貪污，便存心要傾陷他。恰巧楚王聽了屈原的勸告，改革國政，便叫屈原起草憲令，上官大夫趁勢在懷王前說屈原的壞話，不外說他天性高傲，自以爲了不起，除了他，再沒有第二個人能起得憲令的草稿。

懷王原是昏庸無能的，聽了上官大夫的話，不覺大怒，便把屈原革職，從此，楚國的政  
治，變得紊亂不堪。

屈原失了官，對於自身，倒也無所謂，可是見到了國事日非，不免要憂心如焚，便做了一部離騷，借香草、美人、神仙、鬼魅等題材，譏刺國政。

那時候，秦國最強，常常要侵略別國，所以楚國和齊國結了盟，使秦國不敢輕動。屈原辭了官，秦王知道楚王貪婪，便派張儀到楚，離間楚齊的交情。並且說：『如果楚國能疏遠齊國，讓秦攻齊，秦願把商於地方六百里割給楚國。』楚王聽了，不覺大喜，便答允了下來。

後來，楚王派使到秦國，要求割地時，秦王却翻悔道：『只答允六里，並沒有答允六百里！』其實秦王故意這樣說，要激怒楚王，使楚兵深入，自己便可以逸待勞。

楚王知道了，果然大怒，叫屈匄帶了大隊人馬進攻秦國，不料在丹浙地方，中了伏，全軍覆沒，連主將也被秦兵俘虜，失了漢中。楚王更怒了，使動員全國的軍隊，深入秦境，直到藍田，秦王又故意和他相持，却暗暗地叫魏國攻打楚國。這時候，楚國後方，空虛異常，魏兵並沒用多大力氣，一直攻到了鄧。楚王內外受攻，危險萬分，又兼齊王恨他毀盟，坐視不救，形勢更是孤單，不得已，回師保了本國再說，秦兵又追殺了一陣。

幸而那時秦王的意圖，並不在楚國，因為楚國地境遼闊，大多是不毛之地，並且又僻處

南方，與中原大局無關，與其佔住了它，分散自己的兵力，反不如暫時和他講和，使他生了驕心，自身更腐化下去的好。所以他見楚兵敗退，並不窮追，反把先前奪得的漢中，還了楚國，和楚國講和。昏庸的楚王，還以為秦王怕着自己的威名，沾沾自喜。又因嫉恨着張儀的欺詐，使賭氣說：「只要張儀，不要漢中！」

張儀聽了，便笑着對秦王說：「一個張儀可換得漢中，真是很上算的買賣，我去了再說。」其實他早料到像楚王那樣的人兒，昏庸無知，又沒主見，只要籠絡他手下的官員，三言兩語，準可使他心平氣和，放自己回秦國的。

張儀到了楚國，並不先去見楚王，却結交着上官大夫等那班官員。最後，又用大量金錢，買通了靳尚，說動了懷王的愛妃鄭袖。他把一切佈置妥當，才去見楚王。楚王見了，果然怒從心起，要把他斬首，那些得賄的官員，都對懷王說：「張儀是有才幹的人，殺他無益，不如留為楚用。」楚王聽了，竟加接受。隔了不久，鄭袖又叫楚王放回張儀，叫他打探秦國動靜，懷王又不加思索，答允了張儀回秦。

其時屈原雖然不做官，對於國事，却無日不在關懷中。他見到齊楚毀約，更知從此楚國要受秦欺侮。接着兩次和秦兵交戰，果然都吃了虧，後來楚秦構和了，楚王口口聲聲要張儀那個人，屈原心中，暗暗自喜，以為懷王吃了許多苦，大概已省悟了。從此改革國政，再圖復興，還不遲呢！誰料隔得不久，張儀來了，却又放他回秦。屈原聽到了這消息，便連連蹀





屈原趕去見懷王說非把張儀追回不可

脚，也顧不得懷王聽不聽自己的話，趕去見懷王，聲說非把張儀追回不可。

懷王聽了屈原的話，一想不錯，趕緊派人去追，那裏追得到呢！心知受欺，又向秦王理論，秦王看準懷王的爲人，只圖近利，不顧遠計，又假獻殷勤，說自己有個女兒，要嫁給懷王的幼兒子蘭，從此兩國聯姻，關係更密切了。懷王得到了這回音，果然轉怒爲喜，笑逐顏開了。他聽得秦王要他到秦國去，主持這婚約的締結，便與冲冲的要準備動身了。

屈原知道了，又趕來見楚王，苦諫說：「秦是虎狼之國，一向不講信義，上次割地的事，便是極好的明證。這次答允婚事，是真是假，還未得知，怎可輕自前去呢！」但那時候，子蘭見屈原破壞自己的婚姻，便反駁說：「別的縱有欺騙，自己的女兒總不好亂許人

的。」

屈原又說：「即使是真情實事，也用不到國王親自前去，派個代表不就行嗎？」子蘭因爲急於要成就婚事，更堅持說：「父親能親自去，更可顯出我方鄭重其事。」屈原見勸不醒懷王，只得作罷。

果然，懷王與冲冲到了秦國，便給秦王留住，不放回國，硬要楚國割地。懷王乘間脫逃到趙國，趙國不敢收留，只得仍回秦國，便客死在秦地。

懷王死後，頃襄王立，非但不改革政治，反重用子蘭，封他做令尹。屈原認爲懷王的死，全由子蘭的慳惠，不免要寫文諷刺，子蘭知道了，懷恨在心，便叫上官大夫說屈原的壞話。頃襄王知道了，非常憤怒，要把屈原遷流出去。

屈原受了這刺激，心中更悲憤。他知道楚王專門聽信那班小人的話，把國事弄得亂七八糟，亡國的痛恨就在眼前了。他因不甘做亡國奴，又看不慣人民的痛苦呻吟，便想用尸諫來勸國王。

他披着髮，吟着詩，在江邊彳亍着。漁父見了他的行動特異，便問明了他的原委，勸他道：「舉世混混噩噩，你也不妨隨俗一點，何必自苦如此。」屈原却笑着說：「你以爲我能跟那般東西同流合污嗎？」最後，那人格孤高，品性偉大的詩人，終於趁有人們不防，投汨羅江死了！

## 二 遇人不淑

在京口一帶的人，都知道蔣賢婦，她不幸遇人不淑，以致銜恨而歿，大家都可憐她的遭遇，一時文人墨客，都做了詩文來悼惜她，紀念她。

京口蔣氏，原是書香之家，很有財產，生子女五人，賢婦最幼，嫁給同里陳姓的兒子仲達。起初蔣陳兩家都是縉紳之家，後來陳家家道漸漸中落，而蔣家却更見富裕起來。賢婦到了陳家之後，親操井臼，一些兒沒有驕傲習氣。仲達小時學過綢布生意，後來因為避亂，遷到隣縣去住，因此就失業了。仲達上有二老，下有弟妹，家裏日常的開支，都由賢婦一個人負擔着，但是坐吃山空，一點嫁來的財產，能有多少，不久就用完了，於是只得把衣服、首飾逐漸典質着使用，或者回家向母親借貸，因為母親非常喜歡女兒，所以沒有不答應的。

後來，仲達的父親又去世了，一切喪葬的費用，也都是賢婦去籌措的。而仲達呢？却不知長進，又染上了阿芙蓉癖，賢婦幾次勸他戒絕，終不肯聽。有一天，突然要改過自新，以為不能再就誤下去，就在妻子面前認罪，並且計劃着想開一片綢布鋪子，和妻子商量。賢婦聽到丈夫能改過自新，當然高興，開店的事情，自然竭力設法幫助，就回去同母親商量，借得五百金，交給丈夫去經營。那知仲達得了錢，虛設了一個字號，實則把錢化用，多玩多

吸，沒有多少時候，錢差不多要用完了，店也關了下來。賢婦方才知道受騙，非常怨恨，當在夜深人靜的時候，哭泣悲嘆。自想身爲出嫁的女兒，還事事要求母親幫助，如果哥哥和嫂嫂，有三言兩語，不是使母親更難堪嗎？想到這裏，更加悲傷。丈夫這樣辜負了她，終身還有什麼希望呢？於是就在一個風雨淒其的晚上，暗地裏吞下鴉片，等到天明被人發覺，已經香消玉殞了。

### 三 一言結怨

湖南有個文人，名叫張復齋，他非但學問廣博，而且很有經濟才幹。他手創的工廠，不下十餘家，真是一個大實業家，人們既佩服他的文學，又佩服他的才幹，沒有一個人不讚揚他，他也受之無愧，一種自負的態度，真是不可一世。

他創辦一個中學，學校裏請了許多有名的教授，他也很認真地監督着。其中有一位教員，姓范名維謹，學問很好，可是也很自負，只因家道中落，才不得不出來當教員糊口。有一天，許多教師們，談起那位校長張復齋，學問怎樣廣博，文章怎樣高超，大家都把他捧得天一般高。維謹却表示着異議說：『張復齋的學問和文章，我是死也不佩服的！』這是各人意見不同，大家也不能加以責難。可是這句話，傳到了張復齋的耳朵裏，他氣得鬍子都撓起

了，大大地不高興，到了學期結束，他就寫信把范維謹辭職，信中的大意說：『弟才疏學淺，自愧無能，先生大才，屈居敝校，實感不安，敢請另謀高就，免滋罪戾！』維謹接到了那封信，知道復齋爲了那句話而報復，惱恨萬分，只好捲了鋪蓋，另謀別事了。

不久，就在本縣宏文中學，謀到一個國文教員的位置，這消息給復齋知道了，仗着他在本縣有財有勢，而且認得那位宏文中學的校長，便說范維謹是他校中辭退的教員，希望本縣各學校，不要聘用，那校長不敢拂張復齋的意思，便說以前的老教員仍要回來，把請維謹的事取消了。

維謹知道在本縣做教員，是沒有希望了，就託朋友介紹到安徽的一個中學校去擔任訓育，可是張復齋的耳目衆多，情報迅速，立刻知道了，就寫了一封信給安徽的教育廳長，叫他轉知那中學辭職維謹。那教育廳長是復齋的好友，所以事情立刻發生效力。維謹一打聽之下，原來又是張復齋在作梗，他憤恨異常，自想教員做不成，就不做教員好了，就在當塗縣的縣政府裏，做個小小的文牘，自想這樣總可以安逸了，那知當塗縣的王縣長，又接到了朋友的一封信，叫他把范維謹辭職，並說這是張復齋的意思，張是社會上的名人，還是不要去拂他的意思好。縣長只好把維謹辭去，並且說明有這樣不得已的苦衷，維謹只得離開了當塗縣政府。回到本鄉，就在一個小村莊裏，收了十多個鄉下孩子，教起私館來，自以爲這樣總可以不惹眼了。那知一個月之後，又給復齋知道了，就叫那當地的教育局長，取締私塾，於



是維謹又失業了。他就不再教書，改入商界，在一家木行裏做賬房。他想：這樣總不關復齋什麼事了，那知復齋聽到維謹做了賬房，就示意商會，再由商會轉告木行，把維謹又辭退了。維謹一打聽，又是復齋作梗。

維謹到這地步，憤恨得幾乎要去自盡了，可是他還想和環境奮鬥，他就託朋友去疏通那位有財有勢的張復齋，請他不要再作梗，那知朋友去說，復齋却絕口否認有作梗的事，朋友也就無話可說，回來告訴維謹，維謹知道張復齋定要斷絕他的生機，悲憤之下，便投江自盡了。

#### 四 負心石

麗水沈綺琴，幼年就喪了父親，生性聰慧，姿容秀麗，真是一個才貌雙全的好女子，她母親愛如掌珠，不過因為太歡喜的緣故，對於擇婿一事，反而不易解決，因此年紀已二十歲了，還沒有訂婚。鄰居有個宋媽，看見綺琴，總是贊不絕口，不是說她的身材苗條，就是說她的容貌美麗，她說：『不知那家郎君，能有福份娶得美人兒？』綺琴的母親聽了宋媽的一番花言巧語，也不由得笑着，就請她作伐，覓一個如意郎君。宋媽拍手笑道：『如意郎君近在咫尺，不必遠遠去找！』綺琴的母親說：『你講的不是指韓秦膽麼？我也很器重他的才

學，祇是窮了一點！」宋媽道：「這是他現在時運不濟，難道會永遠貧賤嗎？」

她們所說的韓秦瞻，是城內的一個名士，設塾在沈家，斷弦一年多，還沒有續娶。她母親就暗中與兒子商量，她兒子說：「這事我也贊成，不過韓家清寒，將來要親自操作，恐怕妹子吃不起苦！」母子兩人正在商議的當兒，綺琴恰巧跑來，兩人的話都被她聽去了。

從此綺琴早作晏息，凡一切烹調縫紉等事，都親自操作起來，一天到晚忙個不停。她的哥哥和嫂嫂已看出了她的用意，便告訴母親，母親就把這婚事決定，叫宋媽去徵求韓秦瞻的意思，秦瞻聽了宋媽的言語，真是感激萬分，不過怕將來有變卦，要索證物，以資憑信，綺琴有漢玉一方，上琢雙鳳，有時佩在身邊，宋媽返家告知母親，便取這雙鳳玉佩送給秦瞻。這事被綺琴知道，很不為然，她說：「如果他有變卦，我又將如何？」於是叫婢女繡春去索還玉佩。

繡春是她最喜歡的婢女，她勸綺琴說：「這事我已替小姐再三籌思，韓公子不是一個負約的人，倘使現在去向他索還玉佩，豈非要使他灰心，並且違背了老母的意思！」綺琴聽了繡春的話，便不再提起索還玉佩的事。

秦瞻有呼喚需索等事，本由繡春伺候，綺琴喜歡填詞，曾填了『鳳凰臺上憶吹簫』一闋，不過末句斟酌再三，終未盡善，便將草稿固封交給繡春道：「這一闋詞，還有末句未妥，你替我去問問韓公子，請他修改。」同時再叫繡春帶一個手鏡給秦瞻。

繡春就把這一番情意完全告訴了秦瞻，秦瞻展讀詞稿，反覆吟誦，替嘆不已，就提筆把末句修改，仍舊封了交給繡春。秦瞻對這位伶俐美秀的婢女，也有點愛戀，他癡癡地對她看着。繡春忍不住笑道：「你不認識我麼？」秦瞻說：「你實在生得太美麗了，雪白的肌膚，烏黑的髮鬢，晚上看來，比白天格外嫵媚，將來和你小姐成婚，你不就是我的侍妾麼？」繡春原來早有此心，現在被秦瞻說破，不由得臉紅起來，低垂着頭，玩弄她的衣帶，連話都說不出來。在這情境下，秦瞻真有點按捺不住，一手攬着繡春，坐在膝上，繡春想不到他這樣輕薄，便推開了他，正色道：「你如再無禮，我便去告訴小姐！」秦瞻就放手讓她脫身。從此之後，繡春便不敢再到他那裏去了。

秦瞻寫信給他父母，告訴自己的婚事，可是他父母已爲他訂婚，是城外二十里地方富室顧姓的女，因爲羨慕有豐盛的粧奩。秦瞻心裏雖然不願，但他素來畏懼父親，也就不敢反對了。

綺琴在他迎娶的一天，方才知道，這一氣，真像當頭澆了一桶冷水，從此她吃也不吃，終日睡在牀上，只是哭泣。母親安慰她道：「你何必要這樣悲傷，難道除了姓韓的男子，我們不能另外配親麼？」綺琴一面哭泣，一面說道：「母親的說話果然不錯，可是玉佩已入他手，怎麼可以返還！」說罷，哭得格外淒楚。母親想起前情，也深深嘆息，知道女兒暫時決難回心轉意，祇有叮囑繡春好好服侍。



他恨奇怪深山中心怎會二個子女跑路

過了幾天，綺琴忽然起來梳妝，並叫繡春去預備茶水，繡春聽了小姐的吩咐，便去烹茶，等到回到房中，卻不見小姐，有一個小婢說，看見小姐往後園去的，繡春馬上追出去，可是綺琴已投入池中，繡春見小姐自盡，於是也躍入池中。小婢見了，大叫大喊，家人趕來救援，可是已來不及了。綺琴的母親見愛女慘死，朝夕哭泣，憂鬱成病，不久也病死了。

秦瞻新婚燕爾，和顧女度着蜜月，非常快樂，但有時也不免想起舊情，一個人獨坐嘆息，把玉佩拿出來撫摩一番。有一天，被顧女看見了，詢得其中原委，就從他手中奪去玉佩，向地上用力擲去，祇聽得「豁郎」一聲，玉佩已跌得粉碎。秦瞻怒極，立即起身跑出門去，在路上碰到宋媽，宋媽向他道賀，無意中講出沈綺琴的一番情形，宋媽還沒有說完，

秦瞻不由得大哭起來，說道：『我對不起綺琴，我也沒面孔再活在世上了！』說罷，就頭也不回的跑了。

他跑着跑着，想遠離人世，隱跡深山，他又想皈依佛門，因此祇是向深山窮谷之中跑去，忽然遠遠望見前面有二個女子走着，他很奇怪，深山中怎會有二個女子跑路，於是加緊追上去，走近一看，豈知就是綺琴和繡春，他吃了一驚，就問她們二人何故到此？綺琴滿面怒容，睬都不睬，還是繡春對他上下看看，好像有點不忍的樣子。

她們二人向林中跑去，秦瞻在後面跟着她們跑，森林盡處，却是插天的峭壁，簡直到了絕處，無路可走，可是她們二人，却緣壁而上，如履平地，並不見得困難。到了山腰，壁上豁然開了一洞，綺琴和繡春，就跑進洞去。秦瞻立在壁下，看得清楚，於是奮不顧身，攀藤附葛，匍匐而行，可是方才的洞口，却再也尋不到了，他對壁呼號，一無消息，祇有遠遠隱隱虎嘯狼號，從風中傳遞過來。這時微月漸上，山風愈緊，他攀懸崖上，看了脚下是深澗千丈，水清如鏡，他正在進退維谷的當兒，突然在石壁右邊發現了那個洞口，連忙爬着進去，可是裏邊並沒有綺琴和繡春，却赫然豎着一塊大石碑，石碑上刻着字，在月光中可以辨出是『負心石』三個大字。秦瞻好像當頭打了一棒，自己仔細想想，實在無顏再去見綺琴，便縱身一躍，死在這清澈如鏡的澗水裏。

後世的少年男女，往往把這『負心石』的故事相警戒，希望男女相愛，不要變心。



## 五 雪夜琵琶

明朝時候，蒲城孝廉于慕謙，家道富裕，有一個愛姬，名叫紅桃，容貌娟美，舉止嫻靜，尤其彈得一手好琵琶，纖手輕彈，嬌喉低唱，北地任何名手，都不能及她，只要聽到她美妙的音調，就可以知道是于家的琵琶哩。

崇禎末年，李自成入寇，到處蹂躪，河汾一帶，受禍更烈。在變亂中，慕謙也被執了，解到自成面前，自成想把他殺掉，幸而自成部下有個牛金星，看到他是一個年輕文人，心想他的才學一定很好，而自己的兒子，還沒有請到好好的教師，就向自成乞情，討下來教自己兒子的書，做兒子的教師。自成答應了，於是慕謙的一條性命，總算保全，可是他的愛姬紅桃，已不知失散到那裏去了。

慕謙在牛金星軍中，雖然留得性命，可是想到他的愛姬，心裏萬分悵恨。幾月之後，他的教館，設在晉王府中，晉王府正經過兵災，很好的亭臺樓閣，弄得棟折垣頽，粉壁剝落。慕謙在最後一進，安置床位，宅廣人稀，陰森異常，狐鬼出沒，時常發生怪異，真是一刻不得安寧，可是慕謙幾經變故，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，所以毫不介意。只是一心想念着紅桃，如醉如癡。

又過了一年，李自成兵逼京師，把營紮在保城以北，慕謙也隨軍北上，這時正是殘冬，大雪紛飛。有一天，雪霽天晴，慕謙和牛金星兒子，出帳散步，不一會，彤雲密布，雪花又密集地飄下來，他們就回帳來了。

二更之後，慕謙出帳小解，只見月光皎然，隱隱聞有琵琶的聲音，好像是紅桃常彈的調子，他本在懷念紅桃，聽到琵琶聲，很覺興奮，就偷偷地去找尋琵琶聲的由來。經過了好多路，覺得琵琶聲是從一座營帳裏發出來，側耳靜聽，確是紅桃的琵琶聲，不覺心裏悲慟，一陣頭暈，就跌倒在雪地中了。

帳中衛兵，突聞有人跌倒的聲音，以爲是奸細，就把慕謙捉拿入帳，慕謙張眼一看，抱着琵琶坐在賊將旁的果然是紅桃，他正要分辯，賊將却立刻叫衛兵把他推出營帳斬了。

## 六 留養棄母

河北人李中德，精通滿漢文字，爲人很是孝順。他的父親，是京師東城驍騎校，在康熙十二年的時候，從征到福建。過了一年，中德也到陝西去做參軍，就攜家到陝西去。任滿之後，他和母親從陝西回來，這時候，他的父親已經從福建回來了，並且娶了一個妾，非常寵愛，恐怕嫡妻來了，妾的心裏要不高興，遂不許嫡妻回家，並且要和嫡妻離婚。中德是個孝

子，看到父親這種行爲，心裏多麼難過，便哭泣着懇求父親道：『我的母親年青的時候，曾從父親出過關，在營伍中侍候父親，炊飯縫紉，多麼的艱難困苦，現在頭髮已半白了，兒子也幸而得到一官半職，能有一些薪水奉養父母，正希望享受一點家庭的樂趣。母親的賢慧，是父親所知道的，她並沒有過失，沒有犯七出之條，怎忍心中道拋棄呢？況且她年紀大了，叫她一個人去依靠誰生活呢？母親只有我一個兒子，難道使我不能奉養母親嗎？』說罷，叩頭流血，衣襟上滿沾血跡，可是父親總不肯聽他。中德再懇求道：『那麼，讓母親住在另外一間屋子裏，不要去休她吧！』父親仍是不肯聽。

中德憂心如焚，憤恨異常，留了母親，就違背父親的意志，而母親又萬不能拋棄，就秘密在東門外租了一間屋子，安置母親，雇了一個女僕，來服侍母親，替母親燒飯洗衣。他每日公事完畢，侍奉父親，一些沒有不高興的樣子，和庶弟們談笑，也同平常一樣。一有空閒的時候，就偷偷到母親那邊去問安，而父親是不知道的。

光陰迅速，已經六年過去，後來父親病重了，這時愛妾已死，微露懷念嫡妻的意思，中德方才在父親面前，說出留養母親的事情，父親深自懊悔，眼淚簌簌地落下來，叫中德去把母親迎歸，可是等到中德同母親回到家中，他父親已瞑目長逝了。

## 七 得銀被誣

龍溪有個農夫，名叫黃中，一天，和他的兒子小三，一同搖着船，到東門外去買糞。船停在碼頭，碼頭旁有一個廁所，這廁所裏的糞，就是黃中所買的。父子倆吃好了飯，到廁所裏去挑糞，忽然看到地上有一個腰袱，心想這一定是上廁人所遺失的，就把腰袱帶回船上，解開一看，裏面有白銀六塊，黃中的兒子道：『這確是上廁人所遺失的，我們拾着，真好運氣！』黃中道：『這是一個腰袱，主人一定是窮人，因為有錢的人，大都不用腰袱的。這麼一筆錢，在窮人是生命所關，怎好隨便拿它呢？我應當等失主回來還給他。』小三以為這種辦法，未免太迂了，就同父親爭着，不要還他，黃中不肯聽兒子的話，小三就很高興，先回龍溪去了。

黃中看兒子走後，並不在意，就扶着竹篙靜靜地等着，等了好久時候，果然有一個人，瘋狂地奔來，走進廁所，四面張望，急得面色發白，失望地哭着，哭得非常悲慘。黃中問他道：『你爲什麼這樣悲傷呢？』那人道：『我的父親有一次出門趕路，經過楊村，恰巧村中發生盜案，官兵在捕捉強盜，我的父親不知怎的被官兵當他是強盜，一起送進牢獄裏去了。我特地爲了這件事，去拜訪城裏的李鄉紳，請他到縣官面前去辯白，講定送他一百二十兩銀子作爲酬報，我就把自己的田宅賣掉，再向親友們借貸，可是還只有半數，只好等縣官答應把父親釋放了，再設法湊足全數送去。我帶了銀子，趕到城裏去，經過這裏，大便急了，就解了腰袱，放在地上，登廁大便，那知大便之後，心慌意亂，匆匆進城，竟忘記取腰袱，失

掉了這筆錢，怎能救我的父親呢？我不能救父親，我的性命也完了！」說罷，又悲痛地哭起來。黃中再問道：「那麼你有多少銀子呢？」那人回答道：「六十兩，一共六塊。」黃中一聽和腰袱中的數目相符，就安慰他說：「請你不要焦急，你的銀子沒有失掉，我已替你保存在這裏，等了你好久了！」說罷，就取出銀子還給他，那人得到失掉的銀子，驚喜得說不出一句話，便留着一封銀子謝黃中，黃中道：「我假使有貪心，怎肯還你六封，受你一封呢？」說罷，揮着手，叫他快些去趕辦事情，那人連聲稱謝，匆匆地去了。

這時候，天色將晚，黃中就獨自搖着船回去。

船行到半路，突然陰雲四佈，一會兒，大雨傾盆地落下來，黃中就把船靠岸，這裏是荒村，很少人家，村岸給雨水一沖，泥土鬆動了，只聽得嘩啦一聲，岸旁的泥土坍了下來，只見見岸旁露出一個鬘。黃中一想，這個鬘，可以拿回去安放食米，就把牠拿了下來，只見鬘口全是泥土封着，他也不放在心上，因為很重，就把牠放在船頭上。

不一會，雨停了，一鈞新月，已從東方慢慢地昇上來，黃中因為在下雨的時候休息了一會，所以精力恢復了，就趁着月光慢慢地搖歸家中，到家的時候，已將近半夜了。

小三早已到家，臨睡的時候，還同母親埋怨着父親，有福不會享受，母子倆都不滿黃中還銀的處置。黃中回來敲門，他們餘怨未息，懶洋洋地不肯開門，假裝已經睡着。黃中見打門不應，便高聲叫道：「我得着一個寶鬘，放在船上，你們快來把牠拿上去！」母子倆聽到





奔到船旁月光下果然看到一個鬚

了信以爲真，便高興地起身開門，奔到船旁，在月光下果然看到一個鬚，便捧上了岸，拿到家裏，把鬚口的泥土挖開，傾倒出來，都是一塊塊的白銀，不覺驚喜地叫了起來。

黃中非常驚異，疑心是夢，但眼前確是一塊塊雪白的銀子。這時候，黃中的隣居，同他家只隔着一堵薄牆，一覺醒來，聽到黃中敲門回來，驚喜的叫聲，和談話聲，他都聽得很清楚。

明天，隣人到黃家去探聽，碰到母親和兒子，都推說沒有這回事，可是這件事却很快地傳揚開去，當時地方上有一個壞人，把黃家私藏白銀的事，去報告縣官。縣官立刻拘黃中來詢問，黃中很老實地把事情的經過告訴縣官，可是縣官不相信，派差役到他家裏去搜查，果然有很多的白銀，就硬說他的白銀來路不明，

半夜三更偷偷運回，說不定父子倆幹了謀財害命的事情，就不問皂白，把父子倆囚禁起來，並且把所有的白銀全部充公。

黃中進了牢獄，回想前情，非常憤恨，自想做了好事，果然得到好報，那知好報又變成惡報，心裏怎不怨恨呢？就在獄裏生起病來了。

不久，地方上的正直紳士，控告縣官貪污，縣官就革了職，黃中的事情，也由隣居們作證，請求伸雪。新任縣官，認為黃中確是無罪，就把他從牢獄裏放出來，可是他已憔悴得不成成人形，而他的兒子，已於前幾天病死在獄中了。

## 八 失之交臂

秀才王曉雲，浙江山陰人，年近三十，娶妻蘇氏，學問和姿色都很好，因此伉儷間很相得，有說不出的恩愛。

在同治年間，兵亂時作，風聲鶴唳，草木皆兵，蘇氏就告訴丈夫道：『我家清寒，一些沒有積蓄，近來時常有賊警，日子更是難過下去，你不如出去謀生，一面作逃難之計，妾子然一身，又沒有小孩子，總可勉強生活，萬一賊兵肆擾，逃生不得，拚着一死好了。望你趕快地走，切勿再留戀了！』曉雲聽了，也以爲然，可是內心萬分難過，但爲了逃難，爲了謀

生，只得哭泣着分別了。

曉雲到了江西訪友，沒有碰到。又輾轉到了武昌，錢都用完了，就流落異鄉，舉目無親，只得行乞度日了。

一天，走過一家私塾，那塾師有事出去了，許多孩子正在吵鬧，曉雲進去看看，做了一首詩，放在塾師桌上，剛巧塾師回來了，看到了那首詩，很是驚奇，對曉雲道：『你有這樣的才學，怎會弄到這般地步？』曉雲就把飄零在外的原因，詳細地告訴塾師，嗚咽不能成聲。塾師知道他也是文人，很同情他，安慰他說：『你既然沒有住處，就住在這裏好了，我分一半生徒給你，聊作一枝之棲怎樣？』曉雲當然感謝得很，便賴着教讀度日。

流光如駛，忽忽已經六年過去了，而妻子的消息杳然，心想可憐的她，說不定已經死了。其實他的妻子，自從和曉雲離家之後，賊兵幾次來犯，幾次被擄去，都給她乘機脫逃。後來又爲賊兵擄去，要與她白晝宣淫，她騙賊兵說：『這未免太羞人了，一定要請你以袱蒙面！』賊兵不知是計，依她的話，以布袱自蒙面上，蘇氏乘賊兵不備，突然拔了賊兵的刀，盡力向賊兵腹中刺去，賊兵死了，因此又免於難。

後來她也到了湖北，設法在一隻鹽船上，找到一個同鄉的廚娘，附了船到漢口，去依她的姨母，靠着縫紉過活，有空的時候，總是探聽她丈夫的消息。鄰居有一個壞婦人，知道她尋丈夫，就騙她說：『聽說有一個書生，是你同鄉，現在到漢陽去了，要不要去找找看？』

蘇氏信以為真，就跟了那婦人去尋，可是杳無蹤跡。那婦人又徼慮她到別處去尋，想等機會把她賣掉，路過武昌的時候，陰雨中在街上走過，有個同鄉有些認識她，可是匆促間沒有和她交談。後來那同鄉遇見曉雲，談起了這件事，再想去尋她，可是那裏去找。那天因為下雨，曉雲撐了傘，也經過這條街哩！

## 九 薄情郎

汪閩生，江蘇吳縣人，先世原是縉紳之家，到了他父親手裏，不事生產，專講享受，煙呀，酒呀，嫖呀，賭呀，早把家產蕩盡。幸而閩生的母親，是知書達禮的女子，知道丈夫不可靠，便掏出私蓄，給閩生讀書，到了年長，又託閩生的舅父謀得一個米行的帳房。這時候，父親因酒色過度而死了，母子倆生活，倒也平安渡過。

閩生因自小沒有享受過豪華的生活，所以還能刻苦，又加正值年輕，做事倒也努力，要想好好振作一番，重振家業，但茫茫人世，一時又沒親友提攜，怎能飛黃騰達呢？

這米行主人姓李，有一個女兒，名叫桂芬，性情很恬靜，見閩生做事老練，處理店務，井井有條，很是愛慕，久而久之，兩人自然而然發生了愛情，米行主人也很器重閩生，願把女兒許給他，不久便結婚了。

閔生娶了桂芬做妻室，多了個內助，夫婦倆感情，也非常融洽。閔生的母親，自然也很是歡喜。

但不幸發生了戰事，閔生被徵發到前方去服務，把家庭和老母，交給了桂芬。桂芬見丈夫爲國出力，倒也並不悲傷，送行的時候，少不得還鼓勵一番。自此，她便主持家務，侍奉婆婆。

漸漸的戰事緊張了，閔生的行蹤，有時到東，有時到西，不過在信上，桂芬知道他的行蹤和工作情形，在回信時，常常鼓勵他，並且告訴他家中都很安寧，使他不至掛念。

但誰也沒有料到，戰事激變，吳縣竟淪陷在敵兵之手，桂芬的父親，竟在混亂中被敵兵所殺。幸而桂芬能及早應付變故，她眼見情勢日逼，丈夫又遠在他方，應該早作準備，便叫婆婆暫在鄉間親戚家避着；自己呢？直到敵人將至，才離開了家，到鄉間和婆婆一起過着避難的生活。

在初時，桂芬還有點積蓄，和婆婆倆勉強度着日子。但漸漸的把什麼都用完了，眼見戰事不會馬上平定，丈夫又音訊杳然，親戚家是不能長久依靠的，只得回到家中再說。

這時候，吳縣人避難在鄉間的，也陸續回來了，有些人居然借着維持地方的美名，替敵人做事了，桂芬的一個表哥，叫胡新的，也是其中之一。

胡新一向覬覦着桂芬的美色，現在見桂芬的處境困難，便竭力對她獻殷勤，並且拍胸



說：『如有金錢需要，一定幫助。』桂芬一向看不起他的爲人，知道他肯幫助，是另有作用，便婉言拒絕了。但因要維持生活，便在家中設一張機子，織布販賣，貼補家用。

可是困難的情形，一天比一天嚴重，原來她婚後不久，便有了孕，漸漸地到了分娩時期，幸而沒有遭難產，平安地添了一個男孩，却使她又憂又喜，因爲愛子原是母親的天性，但有了小孩，生活的負擔不是要加重了嗎？

眼見靠着織布，難以維持生活了，而更難應付的，便是虎視眈眈的表哥胡新，對她絕沒有放鬆過一步，時常和她糾纏，但桂芬對於他，只是冷漠而已。

胡新因此恨她，謾說她丈夫是間諜，她更暗通消息，於是桂芬被敵兵拘去，嚴加敲打，逼她招供。幸而這並不是事實，得不到證據，恰巧這時她的表哥，因貪污事發，被敵人處了死刑，桂芬也因而釋放。從此，她又獨力維持了一家三口的生活。

那時候，閨生却因辦事努力，漸漸得到上官的信任，一帆順風，漸漸地升到了管理倉庫的職位。

戰事一年年延續下去，閨生眼見回家無望，更想到獨處在外，不免寂寞。恰巧那時候，有個富商的女兒，名叫錢麗華，生得面貌秀麗，經人家的介紹，便和閨生結爲夫婦。從此，閨生靠了妻子的資力，加上自己職務上的便利，做些買賣，境遇更富裕起來。接着又生了一男一女，早把家中老母和妻子，忘得一乾二淨。

戰事終於平定了，閩生回到了南京，買起田地，造起房屋來。一面偷偷派人到吳縣去探聽母親消息，給母親一個信，請她到南京去住。但閩生的母親，原是明白道理的女子，她見自己的媳婦，苦守了多年，來養活自己和孩子；現在閩生得發了，却對她絕不提起，未免太負心，便加以拒絕。

漸漸地閩生回南京的消息，給桂芬知道了，她知道丈夫瞞着自己，如此無情無義，不禁悲憤異常。但她是有血性的女子，絕不願哭哭啼啼，挨上門去。却只把自己的兒子，交託了婆婆，留了封信，竟獨自出走了。

閩生接到她的信，知道她要闖向天涯，過着流浪的生活，想起前情，不免悵悵。但可喜的是從此他再不用怕有什麼家庭糾葛，使他擔心了。惟有他母親領來的孩子，却一時瞞不過後妻，很覺可惱。而他的母親，沒有經過他的同意，竟把前後一切情形，都告訴了新媳婦。錢麗華聽了，知道閩生如此薄情，便也要求和他離異。這時候，閩生又因管理倉庫時挪用公款，經人告發，被捕入獄，一場春夢，只落得人財兩失，抱恨終身哩！

## 一〇 空費心機

戰國時候，陽翟縣有個大商人，姓呂名不韋，爲人聰明機警，投機取巧，是他的特長，

因此生意做得很大，一時的王公卿相，都和他交往。這時候，他正在趙國的邯鄲，在路上見到一位秦國的王孫，穿着陳舊的衣服，雖然面如傅粉，唇若塗脂，總露着不得意的窘相。不韋探聽之下，知道這是秦國太子安國君的兒子，名叫子楚，是質於趙國的，秦國幾次來攻趙國，趙王險些兒把子楚殺了，現在雖然沒有死，可是一切供不應求，都沒有完備，拘禁在一所叢臺裏，出入有人監視，很不自由，真是一個可憐蟲。不韋不覺嘆了一口氣說：「這倒是奇貨可居哩！」

不韋回家同父親說：「我現在想做一筆生意，利息總有千萬倍，比任何生意都好，我很想試一試。」父親道：「那有這種生意！種田的利息，只有十倍，做工至多也不過二三十倍，就是販賣珠寶，也只得有一百倍光景，那有這樣好的利潤呢？」不韋道：「我現在想幫助一個人做國王，我就可掌握他的山河，那利息不是很厚嗎？」父親笑着說：「那當然，而且何止千萬倍呢？可是那裏有國王來給你立呢？」不韋就告訴父親道：「我已探聽到秦昭襄王有個太子叫安國君，安國君有二十多個兒子，都是諸姬所出，不是嫡子，他最寵愛的妃子，叫華陽夫人，是楚國人，雖然最得寵，却沒有兒子。而現在那位質在趙國的，是安國君的第二個兒子子楚，是那個很早死掉的夏姬生的，因此秦國不把他放在心上，長久質在趙國，絕不通信，秦將王翦幾次來攻打趙國，趙王恨極，幾次想把子楚殺掉，因為秦國並不把他重視，所以就叫公孫乾把他軟禁起來，沒有好東西吃，沒有好衣服穿，一天到晚憂鬱着，真是



公孫乾就叫子楚同坐且飲且談是很快樂

可憐，現在我就想把他派個用途。」父親說：「好！那你去試試看吧！」

於是不韋就用了很多的金錢，結識了公孫乾，幾次的交往，友誼就親密起來了，就得見子楚，不韋假裝着不認識，問着公孫乾道：「這是誰？」公孫乾就老實地告訴他說：「這是秦國可憐的王孫！」

有一天，公孫乾請不韋吃酒，不韋道：「座中別無他客，何不請子楚來共飲一杯？」於是公孫乾就叫子楚同坐，且飲且談，很是快樂。後來公孫乾去大解，不韋一看時機來了，就同子楚說：「聽說秦王年紀老了，而現在太子最心愛的人是華陽夫人，夫人又沒有兒子，殿下下的兄弟們有二十多人，都沒有專寵，殿下何不請求回秦國，服侍華陽夫人，求為他的兒子，那末將來國王死了以後，你就有立為太子

的希望了。這我全爲殿下打算，請殿下仔細思量！」子楚聽得心動，沉思了一會道：「想到了回國，我真心如刀割，我現在寧得這樣地步，那有力量想脫身之計呢？」不韋道：「我家雖非富有，幾千金的數目，可以送給殿下派用場，我也可以竭力幫助，只要殿下能如願以償，脫險回朝。」子楚歡喜得跳起來說：「倘使能照你的說法，我將來得到富貴，決和你一同享受！」後來公勝乾回來，只當他們隨便談話，並不疑心他們。從此不韋時常接近子楚，暗中送五百金給子楚，叫他結交左右的人和賓客們，自己再拿出五百金，買了好玩的珍珠寶物，預備到秦國時結交華陽夫人用的。

不韋到了秦國的咸陽，探聽到華陽夫人有個姊姊，也嫁在秦國，就用禮物結交了夫人姊姊家的傭人，叫傭人傳話給夫人的姊姊，說秦王孫子楚在趙國，很想念太子和夫人，再有這些禮物，也是子楚送給姨母的。夫人的姊姊聽了大喜，就出來接見客人，不韋就告訴她說：「我在趙國，和子楚鄰居，常常往來，知道他很想念太子和夫人，因爲子楚很早就沒有生母，所以奉夫人爲嫡母，常想回國侍奉，以盡孝道。」夫人的姊姊說：「子楚現在好否？」不韋說：「很危險，秦兵幾次攻趙，險些兒給趙王殺掉，幸虧趙王還聽我的話，幾次給我勸阻了，所以他歸心如箭。」夫人的姊姊道：「你爲什麼要保他？」不韋道：「我看他爲人孝順，賢能無比，所結識的賓客，大都是楚國人，我問他，他說，我的母親本來是楚國人哩！每逢太子和夫人的生辰，他總不忘記，很高興地拜禱。這次知道我到秦國，叫我帶些薄禮，

託夫人轉獻給華陽夫人，稍爲表示些孝順的意思。』說着就拿出珍珠寶物，交給夫人的姊妹。夫人的姊妹就留不韋酒食，很是高興。

夫人的姊妹拿了禮物，就去看她的妹妹華陽夫人，把子楚的珍寶獻上，並且同她妹妹說：『一個女人受人寵愛，全靠姿色，但是姿色總有衰退的一天，那就得不到寵愛了。假使你能夠把那位賢孝的子楚，認爲嫡子，立爲太子，不是永久可以得寵下去嗎？』華陽夫人聽了，很以爲然，並且相信子楚的賢孝。在某一天晚上，他陪丈夫安國君飲酒，正在高興的時候，忽然眼淚簌簌地落下來，安國君驚着問道：『爲什麼？』華陽夫人道：『我想到幸充後宮，不幸無子，聽說子楚質在趙國，諸侯賓客都說他很賢孝，假使能立他爲嫡嗣，那我也有一個依託了，所以想到了身世，不免悲傷。』安國君道：『好！那容易，就立他爲嫡子好了。』華陽夫人道：『今天說好，明天寵了別一個姬人，又忘記了，我要你刻玉符爲約，刻上「嫡嗣子楚」四字，各執其半，以爲憑信。』安國君就依她的話做了。

可是子楚還質在趙國，於是華陽夫人就叫呂不韋做子楚的師傅，設法使子楚回國。這時秦昭襄王正在怒着趙國，太子安國君請秦王迎回子楚，秦王不聽，不韋知道王后有個弟弟叫楊泉君，不韋就賄通楊的門人，求見楊泉君，告訴他說：『現在你果然顯貴，一旦秦王過世，太子卽位，那就不見得仍能顯貴了，假使你能把質在趙國的子楚迎回來，給安國君做兒子，安國君有了嫡子，子楚做了太子，他們永久地懷念着，你和你的姊妹，爵位就可長保

了。」楊泉君很以爲然，就同他的姊姊說，姊姊也贊成，就同秦王說了，秦王道：『只要趙國請和，我就把子楚迎回來。』可是趙國國王的請和，這事怎麼辦呢？於是安國君和華陽夫人再叫呂不韋回趙國，給他許多金銀，賄通了趙國的一般權貴，請公孫乾幫忙，一切就順利地進行。

在子楚脫離趙國的前夕，不韋備了酒筵，請子楚公孫乾等同飲，席間，不韋叫漂亮的趙姬，出來勸酒，並且介紹道：『這是我新近納的一個小姬，頗能歌舞，諸君勿嫌唐突的話，叫她來勸飲一杯酒。』說罷，只見二個丫頭，扶了趙姬出來，輕移蓮步，裙角飄香，朱唇皓齒，笑靨可人，向子楚和公孫乾施了一個禮，捧金卮向勸酒。子楚看了，神魂顛倒。趙姬再歌舞起來，體若游龍，袖如素蛻，子楚酒也吃得很多了，看到了這種妖媚態度，就不能自持起來，攙住趙姬，求娶爲妻。不韋佯怒了一番，就慨然答應了子楚，子楚年少寂寞，得到這樣的美姬，真心滿意足了。

不韋恐怕趙姬不從，就暗下同趙姬說：『我和我的恩情，當然是分不開的，並且你的肚裏，已經有了我的種子，但是你要知道，子楚將來有做皇帝的希望，你跟了他，和你的兒子，將來不是也做了皇帝嗎？那時候，秦家的天下，不是都是我和你的嗎？我們仍爲夫妻，永不相離。』就暗下對天設誓起來。

後來子楚回到秦國，昭襄王也死了，安國君爲王，子楚立爲太子。這時，趙姬也生了一

個兒子，一年之後，安國君也死了，子楚立爲王，是爲莊襄王，把他的養母華陽夫人立爲皇太后，趙姬立爲皇后，趙姬的兒子名政，立爲太子，也就是後來的秦始皇。

這時候，呂不韋爲丞相，封文信侯，河南洛陽十萬戶的地方，都屬於他。莊襄王做了三年，也死了，太子政就立爲王，尊不韋爲相國，號稱仲父。這時候，秦王年輕，太后趙姬，常和不韋私通，不韋同趙姬說：『現在我和我的兒子，已經做了皇帝，你總相信我當年同你說的話了。』

於是不韋聲勢顯赫，家僮萬千，再廣羅食客三千人，替他著書立說，成八覽六論十二紀，共計二十餘萬言，書名就叫做呂氏春秋，在咸陽的鬧市公開陳列，並且說：『有能把這書增加或刪改一個字的，給他千金，真是氣餒萬丈，不可一世了。』

這時，太后趙姬還是荒淫不止，不韋年紀也老了，恐怕禍殃到他身上來，就進了一個太陰人嫪毐爲舍人，於是太后就和嫪毐私通，淫穢得不知所云，並且生了二個兒子，在始皇九年的時候，嫪毐給人告發，始皇就下吏治，得到了詳情，就把嫪毐夷三族，呂不韋的事也拆穿了，始皇也想把他殺掉，因他迎立先王的功勞大，並且有許多食客辯士，替他說情，不忍殺他，就免他的相國。

不韋回到河南，鬱鬱不樂，想到一生苦心經營，只勉強保持着一條老命。後來始皇看到他在河南，仍有許多賓客，恐怕他生變心，起來造反，就給他一封信，大意責備他道：『秦



國這樣厚待你，你有什麼功勞在秦國呢？」不韋看了，氣得鬚鬚都撓了起來，一想遲早恐怕不免一死，與其被斬首而死，不如早些自盡的好，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，就仰藥而死了。

## 一一 無法報恩

吳淞東鄉，住着一個姓朱的農人，家裏只有一妻一子。有一年，那農人病得很厲害，化了不少醫藥費，錢用完了，農人的妻子就把衣裙都去典質，不夠，再向親戚借貸，可是丈夫的病，還未見好轉，全家差不多都要餓肚子了，她就想出外去做傭工，可是丈夫的病，又沒有人來服侍，真是憂心如焚，一籌莫展，便想覓起短見來了。這是女子到了沒辦法時常有的事情，也難怪那農人的妻子。她含着眼淚，走到河邊，看着滾滾的河流，正想跳下去的時候，忽然有一個人跑過，那人姓陳名博文，樂善好施，是吳淞西鄉有名的善人，大家都尊重他，她看見有人來了，只得暫時中止。博文見到了，就跑來問她，她只得老實告訴了他，博文非常同情，惻然地道：『你假使死了，那麼你的丈夫靠誰來看護？你的兒子，又靠誰來養育呢？這是一個人死而害了三個人的性命，這事怎麼可做呢？』農人的妻子說：『先生的話，果然不錯，但是現在不死，窮和病逼着人，也沒有活的道理，所以還不如死了比較好些！』她說着，眼淚不住地落下來，非常悲痛。博文就再三安慰她，並且同她說：『我身邊帶着十

元錢，我現在就送給你，你回去，買些紗來織些布，暫時維持生活，等你丈夫的病好了，再謀生計，切勿看輕自己的生命！」農人的妻子聽了，非常感激，稱謝不止。回家以後，就依着博文的話，一面做活計，一面看護病人，丈夫的病，也就漸漸地痊愈起來了。可是她深深地恨着一件事情，就是在匆忙之間，沒有問明那位救命恩人的姓名住址，丈夫也深怪妻子的糊塗，連恩人的姓名都不知道，夫婦倆心裏很覺抱歉，逢人說項，要想探聽恩人是誰。

有一天，那農人家裏來了幾個西鄉的親戚，大家談話的時候，談到了農人從前生病時的困苦，和那位救命的大恩人。一個親戚道：「那一定是西鄉的陳博文先生啊！」農人夫婦聽到了，快樂得跳起來，當夜就磨了一些粉，做成一些糕糰，再預備了一雞一鴨，和幾十個雞蛋，作爲初次表示一些兒謝意，以後再重重謝他。到了明天清晨，夫婦倆就很快起身，帶了一塊白布，原來陳博文恰巧在昨天晚上逝世了。夫婦倆便進去弔喪，對着恩人的屍體，傷感得號啕大哭起來，旁邊的人也陪着流淚。

## 一一一 亡國之君

在春秋戰國時代，趙國一向是個大國，就是到了戰國末期，文臣有藺相如，和秦國交

涉，不肯吃虧，一塊璧玉也沒有被秦國騙去。武將有廉頗，也是威聲赫赫的老將。韓國的上黨，敵不住秦兵的時候，廉頗一出兵，就把它收復了。後來趙孝成王免了廉頗，而以趙括爲將，秦兵就來攻趙括，趙括在長平，敵不住秦兵，就降了，秦將白起就把趙國的降卒四十多萬都坑死了，趙王懊悔也來不及。後來再用廉頗，封爲信平君，又替趙國維持國勢好多年。

秦始皇初卽位的時候，秦兵把趙國的晉陽奪去了，廉頗就策劃着反攻，一切都已部緒好了，不料孝成王死了，這時廉頗將攻繁陽，取了下來，突然不知那裏來的命令，叫樂乘來代廉頗，廉頗那裏肯聽，便出兵攻樂乘，樂乘逃走了，廉頗也恐怕得罪，便逃到魏國去了。接着孝成王的兒子偃卽位，便是悼襄王。悼襄王卽位之後，趙國還有一位良將，和廉頗不相上下，叫做李牧，領兵攻燕，攻下武遂方城等地方，也是趙國的一員大將。後來悼襄王又死了，兒子遷繼立，便是幽繆王。這時秦兵攻武城，幽繆王命扈輒領兵去救，不幸兵敗死了，秦兵再攻赤麗宜安，李牧領兵和秦軍戰於肥下地方，把秦兵打敗，就封李牧爲武安君。後來秦兵攻番吾，李牧又抵住了。不幸趙國逢著天災，難民成羣，秦兵又來攻趙，李牧和司馬尙，領兵出擊，糊塗的幽繆王，不知聽了誰的讒言，却把李牧殺掉，司馬尙免職，用趙忽和顏聚來代替，那知趙忽兵敗，顏聚逃走，再聽了郭開的話，幽繆王就降了秦國。

幽繆王的母親，本來是邯鄲的一個女倡，因爲悼襄王寵她，就把嫡子嘉廢掉，而立她的兒子遷。遷本來是個荒淫無度的混蛋，終日只知享受，聽信讒言，殺戮忠良，等到秦軍把他

擄去，叫他遷到房陵地方，幽繆王想到自己的故鄉，自己的國家，和以前的一切享受，現在却不能再有，心裏悔恨萬分，便編着一隻歌曲，名叫「山木之謳」，當他唱出來的時候，悲慘悽惻，聽到的爲之傷心流淚。他想到了從前的豔姬和美女都分別了，金輿和玉乘都喪失了，不覺悲從中來，尤其在清晨清醒的時候，或者在晚上疲倦的時候，格外地感覺憤恨和無聊。有時要想把酒澆愁，那知愁來更多，當盛滿一杯酒要喝的時候，總是悲痛哭泣得抬不起頭來，後來終於憂憤死了。

### 一三 昭君出塞

「自古紅顏多薄命！」詩人的名句，真刻畫盡了古今來美人的遭遇。然而從沒有像王昭君那樣的抱負，却只落得香消絕塞，玉殞番邦，更使後人唏噓憑弔。

王昭君是齊王王稷的女兒，自幼熟習詩書，品性孤高，更兼容貌昳麗，王稷真是愛如掌珠。那時正是漢元帝在位，專好女色，荒淫逸樂，不理政事，王稷爲了自身官位，不得不迎合元帝心理，趁着元帝要徵選美女做宮妃時，便把愛女送上，滿以爲從此只要一得君王寵愛，自己定可飛黃騰達，大大地顯赫一下了。

在昭君呢，自然瞧不起父親那種取媚蜚緣的手段，但她是有抱負的女子，以爲只要能近

得帝王，又兼自己的品貌，自可使元帝言聽計從，好好地勸他把政治改革一下，使久困的人民，得以昭蘇一下。因此，父親的計畫，她也並不表示反對，只是在叩別雙親時，想到「一入侯門深似海」，少不得要哭哭啼啼，現出女兒家的模樣。

這時候徵選美女，各地都在舉行。昭君到京師時，被招接在候徵所中的美女，何止數千百人，其實元帝宮中，妃子已經不少，即使他天性好色，厭舊喜新，也不能一一親幸，現在更添了這一大批女子，更是目不暇接，不知從何選起，所以定出辦法，命令畫師毛延壽先揀美貌的畫了像，再行呈上，然後傳名召見；其餘不合格的，一概充後宮打掃等雜役。因此，這裏邊便可上下其手，只要能取媚毛延壽，賄以重金，即使面貌差一點的，也能畫得如花似玉，否則呢？便故意把她畫得醜陋不堪，只有打入冷宮的份兒了。

像昭君那樣孤高的性格，自然不願幹這種卑劣的勾當，並且她見了毛延壽那種貪婪的行徑，輕佻的態度，更着實痛罵了一番。因此，原是第一號的美人兒，却被畫做末等的醜女。自此一進宮門，便過着冷清清的生活，自思此生抱負，決沒有再伸展的一天了。

大凡君王昏庸，官吏便要貪污橫行，人民的痛苦，更是水深火熱，於是舉國騷然，禍亂頻仍，即使是邊疆小國，也要乘機前來侵犯。加以漢代本來常受胡人的侵擾，這時候，有個叫做呼韓邪單子的，標悍異常，常常要來侵略邊境，元帝不勝其擾，便想加以綏靖，度過一時再說。誰知他竟大言不慚，除了索取金銀布帛外，更口口聲聲說要娶元帝的妹子做老婆，

這在元帝聽來，自然是極大的侮辱，但誤國殃民的大臣們，玩一點偷天換日的手法是還會的，便建議元帝，另選一個民家女，當做皇妹，遣嫁了過去。元帝想，拒絕既要破壞和平，此外也別無他法，只得試做了再說。於是毛延壽又趁此奏道：『與其選派民女，要驚動民家，又恐容易洩漏消息，不如揀宮女中相貌最醜陋的去充數，比較便利。』元帝聽了，很以為然，便取出畫卷，選定了昭君嫁給單于，並命毛延壽另畫一幀，送於單于，當做信約，再擇定吉日，遣嫁出塞。

毛延壽見皇上准了奏，心中暗喜，又見選定的正是昭君，更覺高興。在他算計，一則可以藉此報仇，二則他還不能忘情昭君，只要她能苦苦哀求，少不得給她再行設法，免嫁番邦，博取美人的歡心，留為己用。

那知昭君一到了他的畫館，他雖獻盡殷勤，反又挨了她一頓臭罵，他便再也不敢作非份之想，只得把畫卷送給單于再說。

昭君被選遣嫁番邦，心中自是不悅，因為她是天朝女子，怎肯委屈和胡人雜處一起。不過她見到國難日深，男子們竟都束手無策，却把這和平重担，放在女子肩上，不免暗自好笑。但她總是個有作為的女子，便心裏想：與其默默無聞，老死宮中，倒不如遠出塞外，跟胡人們打交道，再慢慢感化他們，對國家也不無好處。想到這裏，便下定決心，大有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之概。對於離鄉背井的情緒，却一點兒沒有了。

昭君既允遣嫁單于，論身份，應該是公主了，所以動身之前，元帝特賜宴送行。在接見時，她那種跌麗的容貌，嫵娜的體態，竟把元帝看得呆了。因為依照他的看法，像昭君那樣的美貌，全宮中再也找不到第二人可以相比，心知受了毛延壽的欺騙，便立刻傳毛延壽前來，把他大大地責罵一番。後來又聽得他有受賄和輕薄的行爲，便當場下令，把他殺了示儆。

但是這時候，着實使元帝有點躊躇不決了，要把昭君留下，另遣別的宮女送去，因畫像已送去了，說不定會鬧出亂子。要是把這樣的美人兒，送去做人情，真有點不甘，所以在酒席之間，向昭君吐露了這心意，在元帝以爲昭君知道自己寵她，定會哭哭啼啼，不肯動身，趁此再行設法，便可天天與美人兒在一起了。

誰知昭君却另有一番心意，她認爲與其留在宮中，做元帝玩物，倒不如遠走荒漠，可以幹點有意義的事。而且自身的遣嫁，本是元帝親口許下的，現在怎可隨便反悔呢？她把這一番大道理，奏述了一番，並且又苦苦勸告元帝，快趁着沒有外患，銳意整頓政治，使國內平靖，人民可以安居樂業，才是久長之計。

元帝聽了昭君的話，自然無話可說，只得硬着心腸，照原定計劃實行，只是在送行昭君時，還依依不捨，有點神思恍惚的樣子。

昭君決意出塞，這絕非甘心媚外，自有她遠大的抱負。只是她也料到，從此日常相處



她行裝很簡單却抱了一隻心愛的琵琶

的，都是些瘴氣胡人，耳目所接觸的，只是聲聲馬嘶，茫茫荒漠。她臨行時，行裝很簡單，却抱了一隻心愛的琵琶，備着在萬分孤寂時，彈奏一曲，也好消磨些光陰。

昭君到了番邦，單于因她是元帝的妹妹，又見容貌美麗，使很寵愛。只要她想到的，總給她辦到，博取她的歡心。昭君也趁此以誠意待人，竭力感化他們。漸漸的使他們野性消滅，終她一生，沒有來侵擾過邊境。然而昏庸的元帝，何嘗能把昭君的勸告放在心上，反而因為喪失了昭君，却又想徵選天下美女了。而那些貪污的官吏，更趁着邊警不聞，加緊剝削人民，所以一待昭君逝世，胡人再來擾亂時，便驚慌失措了。

到現在，在塞外荒漠中，還有着昭君的墳墓。人們只嘆惜着她遭遇的不幸，有誰能了解



她那偉大的人格呢！

## 一四 名將蒙冤

李陵是漢朝李廣的孫子，李氏的祖先，原爲秦將，叫做李信，就是當時逐得燕太子丹的，所以李家世世善射，尤其李廣，長臂如猿，百發百中。孝景初年，李廣爲隴西郡都尉，後爲騎郎將，又爲上郡太守，匈奴人犯，總給李廣抵住。有一次，李廣率領百騎，去追匈奴，遇匈奴數千騎，李廣私度，如果後退，不及逃走，就大胆向前，匈奴以爲李廣來誘戰，不敢出擊，李廣胆子愈壯，上前射死匈奴騎白馬的將軍，回來後，把自己的馬鞍取下，以示決不逃走。匈奴更加疑惑，這時天漸晚了，匈奴料漢軍必有伏兵，便引兵乘夜逃去了。漢軍失了李廣的百餘騎，到處尋不到，後來安然而回，並且匈奴的幾千騎已給他們嚇走了，大家都佩服李廣的胆略和勇敢。

武帝時候，李廣已成名將，和士卒同甘苦，士卒都聽他的命令，戰時不虛發一矢，一發必中，是以敵人很畏懼李廣。李廣和敵人作戰，往往以少勝多，但最後李廣的兵卒益少，因此，論功行賞的時候，李廣往往爲了所贖兵卒無多，不得重賞。所以當時名聲在李廣以下的人，都得封侯，而李廣却連封邑之賞也沒有。最後有一次，李廣引兵出戰，迷失道路，爲一

小吏彈劾，李廣恨極，便自刎而死，李廣的軍隊，一軍皆哭，百姓聽到了這消息，也都爲他垂淚。李廣有兒子三人，最長的叫當戶，三個兒子都比李廣先死，當戶有個遺腹子，名叫陵，長成以後，選爲建章監，也以善射著名，曾率八百騎，深入匈奴二千餘里，經過居延地方，一看沒有胡虜而回來，就拜他爲騎都尉，率領楚人五千，教以射箭，駐屯在酒泉張掖地方，防禦匈奴。

有一次，漢軍三萬出擊匈奴，李陵領五千騎進兵居延以北千餘里，欲以分匈奴兵勢，不料匈奴用八萬兵來圍他，五個將軍又失去連絡，李陵一支軍隊，遭遇強敵，打得箭也完了，可是李陵奮臂一呼，士卒又都奮起，以一當百，這樣打了八天，東西都吃完了，救兵又不到，匈奴兵素來敬重李家將的聲威，就招降李陵，李陵一看五千士卒差不多死完了，回去也沒有面目見漢帝，就投降了。

單于得了李陵，因爲佩服李家的家聲，看到李陵的英俊，就把他的女兒給李陵做妻子，待他非常優厚。漢朝知道了，就把李陵的母親，妻子和兒子統統殺掉，李陵知道了，痛恨得很，從此他也不能回來了。

李陵留在匈奴，南望着自己的祖國，歸也歸不得，年齡一年年老了，感慨萬端，有時看到雁羣的來去，心裏有說不出的難過。他有個好朋友，名叫蘇武，寫信給他，責備他不應該去投降匈奴，身爲漢人，當爲漢死。李陵接到了這封信，悲痛萬分，就回信解釋道：「處身

在異國，正是從前人所悲痛的事，尤其想到好朋友，怎不心裏難過呢！可是你也要知道，漢朝的對待功臣，不過爾爾，漢初的一般開國功臣，如蕭何、韓信、樊噲等等，都沒有好好的下場。就是我的先祖李廣，有很大的功勞，殺死了匈奴千萬人，而得到些什麼呢？最後還不免怨恨自殺。講到我自己，領了五千的兵，出征絕域，五將失途，我獨遭遇戰爭，敵人八萬人來圍困，矢盡糧絕，救兵不到，叫我怎樣辦呢？還想留我有用的身體，將來有機會逃走，還好替國家盡一些力。那知國家這樣的對待我，老母妻子，有什麼罪，也都殺戮了，人是感情的動物，誰能不痛心呢？我的一生是完了，人生如朝露，也用不到永久自己找尋苦痛！

當時還有個司馬遷，想把李陵心中的怨恨，表達出來，替他洗刷人家陷害他的冤枉，却不料漢帝不察，說他袒護李陵，為李陵辯護，就處了宮刑，成為殘廢了。

## 一五 畫師恨

蘇州觀前街上，有個專畫仕女的畫師，筆墨精妙，深得仇十洲的神髓，他姓駱名裕生，少時讀書不成，才去學畫，專為人畫扇面冊頁，生意不惡，家計因此日漸豐裕，而踵門求畫的人，却一天多似一天，他更不肯輕易落筆，往往稽延時日，成為常事了。

他有一子一女，年齡都在十七八歲，不料兄妹倆竟幹起曖昧的事來，妹子而且懷起孕

來，這是多麼駭人聽聞的事！母親知道了，忙把女兒藏匿他處，後來產了一個女孩，趕緊送到育嬰堂去，可是事情終於瞞不住，女兒從此沒人來做媒。裕生憂憤成疾，不久便死了。兒子在�海學錢莊業，一年之後，就迷戀在花柳場中，傳染了一身惡疾，把店裏的錢虧空不少，只得向母親索錢來償還。後來家裏的一點產業，都被他揮霍完了，母親有時責備他，反遭他的辱罵。最後窮得連飯也沒有吃了，母親悲憤怨恨，生病死了。兒子更肆無忌憚，把妹子賣在青樓裏，自己吹簫乞食，碰巧認識他的人，總泫然流涕，人們都爲之嘆息。

據說裕生從前賣書時，空閒的時候，喜歡畫畫春冊，窮形盡相，看到的沒有不意奪神迷。贈送親友，得到的無不愛若珍寶，不料無意中給子女看見，就依樣仿效起來，造成了這樣的後果，終使駱氏夫婦，既慚且恨，先後悲憤去世了。

## 一六 塔底沉寃

談到西湖風景，總會使人想起雷峯塔來，其實那塔早已坍塌得影蹤全無，即使它存在的時候，也早就殘破不堪，徒供憑弔，可是據民間傳說，其間却有一則動人的故事。

相傳雷峯塔是法海和尚用以鎮壓蛇精白素貞的，因爲素貞曾迷惑許仙，且偷過仙草，算是個不安份的妖精。其實素貞雖然是蛇精，却知道自己的缺點，竭力苦修，想成爲正果。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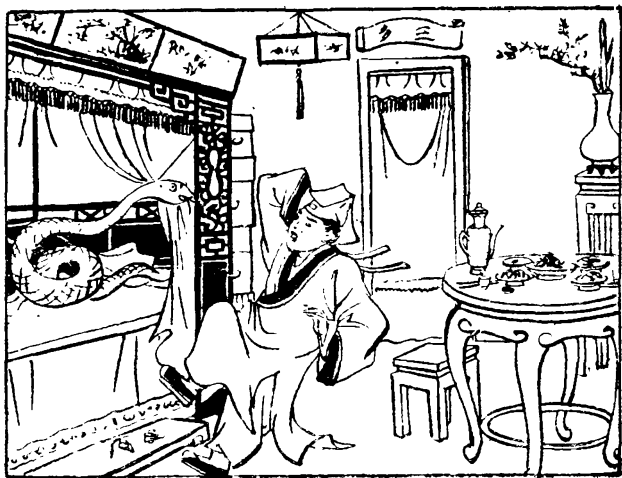
說她的下嫁許仙，似乎有點不安份，但也是由於她敬慕許仙爲人，樂善好施，恰與自己的志願相同，男女的愛情，原發生在不知不覺中，現在既然志同道合，爲什麼不容許她和他結合呢？況且素貞自從嫁了許仙以後，真心待着丈夫，不但幫着整理家務，並且給病人免費治病，使藥店生意，更形發達，而貧病男女，也着實受惠不少。像這樣的處處顧及許仙，使他的善行，更能發揮，真可稱得攜手合作，努力事業，並沒有爲了愛情，忘掉一切，她何嘗有半點過失呢？

但天下事，往往出人意料，當她們愛情正熱烈時，却無端引起波瀾，那便是端午賞節的一回事。

許仙是開着藥舖的，這天正逢端午令節，又因與素貞新婚不久，所以特地備了酒菜，在房中與素貞賞節，而素貞心中正自焦灼，因爲蛇和蜈蚣等蟲類，到了端節正午，最最難受，素貞雖然有了道行，在平時還可以克制，變成人形，有說有笑，但到了端節午時，難免要現出原形了。

現在許仙與冲冲的邀了她在房中對酌，她深深担着心事，自己盤算，還是把自己的實情，向許仙說明好呢？還是永遠隱瞞下去？論到夫婦相處，正應用白無私，但許仙究竟是凡人，恐怕知道了自己的真相，便要加以鄙棄，或者竟嚇得發昏，豈非好事反變惡事？

時間一刻逼近一刻，素貞更是忐忑不安。但許仙今天的興致却特別好，不是給素貞敬



却是一條巨蟒對着自昂首吐舌

菜，便是勸素貞喝酒，她原是心愛着丈夫的，平時丈夫有什麼要求，無不百依百順，現在見躲避不開，又有着心事，就想：『凡事做了再說，喝了酒，反可忘掉一切煩惱，即使自己現了原形，給許仙知道，好得夫婦間十分恩愛，總能加以諒解，格外憐惜，決不至就此恩斷義絕。』所以許仙連連勸酒，她也連飲了三杯。

素貞本不會喝酒，何況今天喝的是雄黃酒，更與自身相剋，起初覺得頭腦有些發暈，接着又感到四肢百骸，難過起來，她心知事情不妙，又恐丈夫吃驚，便推說肚痛，上床睡了。她不但下了帳，而且再蓋着被單，滿想躲過午時，使丈夫不知，平安過此一關再說。因此她一鑽進被單，便覺得天翻地覆，立刻變了一條巨蟒。

再說許仙今天的興致，原是爲了素貞，現

在聽說她肚痛，自然無心再獨酌，草草地吃完飯，也來不及吩咐僕人收拾，便揭起帳來，想安慰素貞一番，誰知素貞竟睡在被單下，連頭面都見不到，他便一面揭着被單，一面問道：「怎麼樣？好些了嗎？」

那知不揭還可，一揭可就出了亂子，許仙見被單下睡的竟不是素貞，却是一條巨蟒，對着自己昂首吐舌，便驚叫一聲，暈了過去，人事不知了。

這可使素貞吃驚不小，連忙回復人形，也顧不得自己難過，抱起許仙，加以急救。那知許仙鐵青着臉，咬緊牙關，只是不肯醒來。素貞診着許仙的脈，知道這是嚇爽了膽，除了用仙草，人間藥物，是沒有用的。

但仙草只有天宮才有，論素貞的本領，已可到得那邊，但她的地位，還沒有資格向神仙開口請求，因為神仙門戶之見也很深，素貞是異類，神仙是看她不起的，怎可索取仙草呢？因此，除了偷盜，別無他法。

她冒了萬險，溜進天宮，盜得仙草，不防給南極仙翁手下的白鶴童子瞧見了，本來蛇最忌見鶴，現在素貞遇見了白鶴童子，正是冤家相見，分外眼紅，一個急急逃，一個苦苦追，總算許仙命不該絕，由於素貞的艱苦掙扎，脫離了危險，急忙回家，把仙草救醒了許仙。

許仙醒來的時候，只見自己正坐在妻子的懷裏，彷彿記得見到過蟒蛇，但還以為自己多喝了酒，才使神志昏迷，現在見妻子不顧自己肚痛，這樣關心他，更是非常感激，夫婦間的

感情，竟愈加密切了。

素貞知道盜了仙草，又給白鶴童子瞧見，決不會就此干休。不過，她想從此改過自新，加倍苦修，總可使天帝憐憫，饒恕自己的。

在修道的人，竟也有抓住別人的弱點，犧牲別人，使自己邀功升發的。這件事，白鶴童子倒也並不放在心上，只是消息傳揚開去，給法海和尚聽見了，不覺大喜，認爲正是使自已可以邀功的絕好機會。

他便急急趕到許仙店前，假做化緣，和許仙搭訕，他故意吃驚地說：「呀！妖氣，妖氣，想來施主正給妖怪纏繞着！」許仙笑着說：「合間平安無事，那裏有什麼妖怪？」法海躁足道：「施主着迷已深，還不自知，我且問你，端午節日，閨房之中，曾見到異兆沒有？」許仙自經那番變故，本來不疑有他，現在經法海說穿了，不免想起前事，於是問他究竟。法海便把白素貞的出身，和盤托出地講了一番，並且取出兩張符，對許仙說：「施主如果不信，可把這兩張符，瞞着夫人，一張貼在房門口，一張貼在床上。要是夫人並不是妖怪，便只當無事；否則，她便不敢進房。」說着，把符留下便走了。

許仙將信將疑，一半也爲了好奇，想試試法海的話，是否確實，便瞞着素貞，把符一一貼了。

到了晚上，夫婦先後進房，許仙在前，素貞在後，她一到房門口，一見了符，便縮住了



脚，再也不肯進房，向許仙道：「這是什麼意思？」許仙笑着說：「這是一個和尚送我的，說是賄了可以壓邪！」素貞更追問道：「和尚可曾說什麼話？」許仙顯着躊躇的樣子，一時答不出話來。素貞不禁怒道：「奴家所以以身相許，因為見相公行善積德，志願相同。現在既經見外，想來緣份已盡，就此告別！」許仙聽了這話，不禁一嚇，便急急道：「夫人如果不樂意見這張符，我可以扯下，只是我們總得相愛到底。」但是素貞却拒絕了，她說：「夫婦之間，應以真誠相待，現在既有猜疑，貌合神離，不如斷絕的好！」說着，也不管許仙苦苦挽留，頭也不回的去了。

素貞別了許仙，屈指一算，才知是法海的詭計，便氣沖沖地趕到他的面前，把他大大責罵了一番，並且說：「你是修道高僧，為什麼要管到人家夫婦的事？」

法海被她罵得性起，便用金鉢把她收住，鎮壓在雷峯塔下。又恐別的神仙，怪他多事，便故意把白素貞怎樣不守本份，迷惑許仙，又說她偷盜仙草，破壞天宮紀律，添油加醬，渲染得有聲有色。更誣說白素貞水淹金山寺，害死了不少生靈，來證明自己的鎮壓白素貞，正是替天行道，為民除害。其實白素貞性情善良，何嘗幹這殘害眾生的勾當呢？

可笑天上人間，居然一樣沒有是非，法海戰勝了白素貞，天帝只聽他一方面的理由，敕封法海為大羅神仙。至於那白素貞，却只能永埋塔底，含冤千古了。

上面是一則流傳很廣的民間神話，雖然荒誕不經，但那種哀感頑豔的事蹟，令人們很表

同情哩！

## 一七 國難家仇

滕家瓚是麻陽縣人，性情很孝順，喜歡交朋友，他家住高村，和苗族接壤。在乾隆六十年時候，苗民石三保等叛變，到處搶劫，家瓚的父母，就命他把家財捐出，招集了鄉里的壯丁們，家瓚日夜加以訓練，忙得沒有一刻兒空閒。

有一天，家瓚的父母到張村去訪親戚，突然苗民來圍，家瓚得到消息，立刻調集壯丁往救，待到得張村，苗民已搶劫過了，殺人盈野，他的父母不幸也在這次事變中犧牲了。家瓚恨事前疏於防範，椎心泣血，痛恨萬分，就立志殺苗賊以報親讎。民兵既經練成，就出攻苗民，殺賊無算。苗民深恨他，就結了永遠不解的仇恨。

當家瓚率衆守住溪口的時候，苗賊突然來圍高村，聲勢洶洶，苗賊揚言說：『只要交出滕家瓚，我們就可退去。』正在非常危急的時候，家瓚有個族弟叫家泰，向村人們說：『不要爲了我哥哥一個人，而害了一村的人！』遂挺身而出，高聲罵賊道：『我就是滕家瓚，你們這些造反的奸賊！』苗賊得了家泰，以爲真的是家瓚，就剝家泰的皮，家泰罵不絕口，一直直到死爲止。

高村被圍，家瓚立刻知道了，可是因為路遠，等到家瓚的救兵趕到，賊兵已去，家泰也已死了。家泰是家瓚最要好的族弟，像同胞兄弟一樣，現在看到他這樣慘死，多麼的憤恨，於是更努力殺賊，立了好幾次很大的功勞，湘督就把他殺賊立功的情形，奏到朝廷，賞他八品的職銜。

有一天，戰勝了苗賊回來，湘督親自慰勞他。家瓚道：『我既然受了國恩，應當為國出力，並且我的家也破了，苗賊是不共戴天之讎，我只有殺敵報國！』就慷慨地回到溪口，堅守禦敵。

當苗賊殺死家泰之後，才發覺不是家瓚正身，定要覓得家瓚才甘心，現在知道家瓚又在守溪口，就立刻調集大隊圍攻。這時溪口的守軍，已經疲乏不堪，更加苗賊傾全力來攻，家瓚自知不敵，就立即差人往隣縣討救兵，預計第三天救兵一定可以到達，那知苗民攻打得很厲害，在第二天的下半年，已經有守不住的趨勢了。家瓚仰天大呼道：『天哪！難道不給家瓚半天的時間嗎？只要支持半天，救兵就可到達啦！』

時間不能等待，敵人衝進了，家瓚的近侍道：『賊兵指名要你，恐怕很危險，還是換了衣服逃走吧！』家瓚心想，大丈夫一死何足惜，誰肯換衣改裝，可是想到救兵立刻就會來，就只得從權，換了鄉人的衣服，但苗賊已經衝進，一陣混戰之後，家瓚終於為國犧牲了。

苗賊得勝之後，找不到家瓚，到處搜尋，不久，大隊的援軍開到了，把苗賊殺退，可是

家瓚已死了，幸而家瓚換了衣服，所以屍體沒有落在敵手。援軍收復了溪口之後，就把家瓚的屍體，隆重地安葬，遠近聽到的人，都爲了他落淚！

## 一八 孝子充軍

山西稷山縣縣令謝雨亭，勤政愛民，非常清廉，所以在去任的時候，兩袖清風，囊無餘資。當時謝雨亭的親翁馮國泰，做官的時候，却很豪華，揮霍無度，國泰因病身死，死後檢查他的帳目，發現虧空官帑有二十萬之巨，把全部家產抵充，還是不夠，於是親戚們向他有過借貸關係的，都被牽連了。馮家在逼得沒有辦法的時候，馮家的媳婦，便誣指謝家也借過三萬金，官吏們就向謝家追索，把雨亭押起來，可是沒有證據。雨亭的兒子振宗，也竭力辯白，以爲既無證據，總可以辨明冤屈的，那知馮家的媳婦說：「他們是親家，借些錢要什麼證據！」再加當時的撫臺相當糊塗，鍛鍊之下，雨亭的罪名就成立了，奏准朝廷，限期繳款，過期就要定罪。這時振宗只有二十多歲，到處鳴冤，誓死救父，狀子一連送上去，沒有人去理睬。一天，振宗冒了萬死，走進天安門，攀了宮門的石柱，號泣呼冤，把石獅的背脊都擊壞了，守門的大驚，就把他執住。振宗說：「用不到縛住我，我決不會逃走的，我因爲父冤不能伸雪，所以特來犯禁，求一死罷了，難道還想逃走嗎？」說罷，就從袖裏拿出冤狀

來，長長地寫滿了一大張。守門的把情形報告內監，皇帝知道了，大爲震怒，命把謝振宗充軍到黑龍江。

後來案情審訊明白，知道謝姓是被馮姓所誣的，於是謝兩亭的罪邀豁免了，從監牢裏放了出來。這時候，振宗却到了黑龍江戍所，塞外天寒，舉目荒涼，心裏的痛苦，真是比死都難過。雖然那邊的官吏，上至將軍，下至小吏，都知道振宗是爲救父得罪，可是已經到了那邊，有什麼辦法可以回去呢！振宗時常牽掛着父親和母親，非常悲愁，這樣過了幾個年頭，兩亭生病死了，消息傳到了振宗的耳裏，不禁大哭說：『天啊！父親死，我不能親視含殮，我的罪太重了！還有我的老母，靠誰來奉養呢？』從此天天哭泣着，聽的人也都落下眼淚來。後來那邊的將軍，可憐他的境遇，欽佩他的孝心，想減輕他的罪名，以爲皇帝既然以孝治天下，總不忍心看到孝子死在異方。特地代他具疏奏明天子，竟得奉旨免罪，准其回籍養親。可是振宗還沒有到家，他的母親却又病故，這真使他抱恨終天了！

## 一九 浪子賣妻

江陰李翰林的女兒，嫁給常熟繆太守的兒子爲妻。繆太守在任的時候，賄賂公行，積資至數十萬，還孽孽爲利，搜求不厭。當時他的老僕高陞，常常勸着主人說：『非義之財，悖

入悖出，況且你有個兒子，將來爲了家境富裕，驕縱起來，恐怕反而不容易上進吧！」太守心以爲然，却不能依他的話。後來太守夫婦倆相繼去世了，高陞非常忠誠，保護太守的眷屬回籍去，小主人名叫朗志，非常驕奢，高陞好言規勸，朗志反怒他多言，立刻把高陞逐了出去。

自從高陞走了之後，朗志更肆無忌憚，每天賭博，揮霍得很厲害，沒有幾年，家產使用盡了，就賣屋賣田，一轉手之間，也都化爲烏有，家人也都是散了，就是他從前的一班賭友，也都引避，從此每天同無賴爲伍，真是赤貧如洗了。

這時只有他美而賢的妻子李氏，還是謹拘禮節，從不和他反目。有一天，夫婦正在牛棚對泣，無可奈何的時候，有一個無賴跑進來，看見了他的夫人，就拉朗志到外邊去說：「你有這許多財產，還愁着窮嗎？」朗志說：「我還有什麼財產？」無賴笑着說：「方才看到的那個漂亮女子，不是你的夫人嗎？」朗志說：「是的。」無賴說：「那就值千金了，能把她賣出去，不愁沒有錢了。」朗志怒着說：「這是什麼話！我即使貧窮，總是大家子弟，那裏可以賣妻，並且有誰來娶我的妻子呢？」無賴笑着說：「癡子！有這樣的好女子，既然不能養活，再不肯給人家，大家一起餓死，真是何苦呢！假使送到遠地方去，那麼蘇揚的妓院裏面，一定可以出重價來買，瞞着她做這事，有誰會知道呢？你得到了身價錢，不但從前的宿債，都可還清，而且依然可以做闊綽的公子了！」朗志聽了心動，可是還躊躇不決，無賴再



李氏知道受騙不顧身把頭去撞牆壁

竭力慫恿他，他才決定了。

於是他就對妻子李氏說：「升斗難謀，怎樣過日子呢？聽說你的哥哥奉着母親在外埠做官，我和你投他，一定可以救濟我們。」李氏聽說去找母親和哥哥，就高興地答應了。朗志便向無賴借了錢，雇了船到蘇州，無賴先到妓院接洽，說那女子怎樣的美麗，一定可以生意興隆！鴇母聽了，要先看人，無賴說：「她是良家婦女，不能直說，要設法騙她到這裏來，到了你家裏，那就唯命是從了。」商量定當後，無賴就和鴇母假扮僕人，先到船中對李氏說，太夫人傳兒女兒。鴇母看李氏果然美麗，就用轎子來迎她，她坐上轎子，抬進軒敞的大門，下轎之後，登堂入室，看到堂上供奉着白眉神像，僕人們叫她下拜。她很奇怪，便問太夫人在那裏？鴇母笑着說：「你已經給你

的丈夫賣掉了，我就是你的母親，你還問什麼太夫人？」李氏知道受騙，奮不顧身，把頭去撞牆壁，但求速死。立刻有許多人來阻止，鴛母却發怒了，叫了三四個強健的婦女，把她的衣服剝掉，重重鞭打，並對她說：「依我的話，錦衣肉食，隨你的心；不依我的話，每天打一百鞭，叫你不死不活！」李氏悲啼不答，日夜哭泣，飲食不進，鴛母也弄得沒有辦法。鄰家的主人聽見鞭打哭泣的聲音，便進來對鴛母說：「聽到你家每夜打人和哀哭的聲音，一定是你迫良爲娼，這樣忍心害理，假使出了人命案子，一定要連累隣人，你如果再不改過，我要向縣官告發了！」鴛母謝罪道：「這個女人，真是鐵石心腸，我從來沒有見到過，既然這樣，以後不再打她好了！」隣人欽佩她的節烈，願意見見她，鴛母便引到李氏房門口，鄰人一見李氏，不覺大駭說：「我償還你身價錢，請你把她讓我領去。」鴛母因李氏無回心轉意的希望，就答應了，叫人扶着她出去。

李氏手足軟弱，不能自主，到門口的時候，隣人便叫婢女背她進去，在堂中設了一個座位，叫她坐下，隣人着好衣服，領了妻子們向她跪拜，告訴她說：「老奴分別了幾年，那知女主人受到這樣的恥辱，我的罪真是大極了！」李氏睜眼一看，原來是老僕高陞，就哭着把經過的情形，約略告訴了他。高陞也揮着淚說：「我也料不到小主人竟會做出這樣的事來。我聽說舅老爺在京城裏做官，我可以親自送夫人進京。」

過了幾天，他們就出發了，李氏心中當然很高興，但是因爲她身體本來衰弱，又被鴛母



凌虐，熬不住旅行的辛苦，在路上生起病來，高陞雖然盡力看護，可是實在體力不支，到了半路，竟撒手西歸了。

## 二〇 焚書坑儒

秦始皇是一個獨裁者，他有堅強的個性，做事辣手，在他初登皇位的時候，已經顯示出來。據說他的父親莊襄王子楚，並不是他真正的父親，因為子楚本來質在趙國，是呂不韋設法使他逃回秦國的，而子楚的妻子趙姬，本是呂不韋的妾，有了身孕而送給子楚的，養下來就是秦始皇，所以秦始皇真正的父親是呂不韋。而他的母親趙姬，是一個荒淫的女子，在始皇做皇帝，她做皇太后的時候，還去寵幸了一個舍人嫪毐，雙宿雙飛，穢聲四播，所以嫪毐也可說是始皇的後父。這些不可告人的醜事，後來給始皇知道了，他非常惱怒，立刻按劍而坐，審問這件事情，結果，把這恃寵荒淫的嫪毐，夷了三族，淫蕩的母親，遷居到雍縣去。他真正的父親，正在做相國的呂不韋，總算沒有殺掉，罷免了相國職位，後來還是不滿意他，呂不韋終於飲酖自殺了。

始皇把家庭裏的事情搞清楚了，命大將王翦桓騎楊端和王賁蒙武等出攻諸侯，攻破趙國的平陽邯鄲，韓國的南陽，燕國的薊城，惹出燕太子叫荊軻去刺始皇，沒有刺中，就把燕國

滅了。從此六國都給始皇吞併了，遂統一天下，號爲始皇帝。他的兒子，叫做二世，預備一直傳到千萬世。看到從前天子分封的諸侯，將來說不定要造反，就把全國改爲郡縣制，分成三十六郡，法令完全操在秦始皇一個人手裏。再恐怕人民起來造反，把天下的兵器，都搜集下來，熔燬了，鑄成十二個金人，各重一千多斤。把天下有錢的富人，都搬到咸陽來住，一共十二萬戶。再大興土木，造着六所離宮，再造最華麗的阿房宮，五步一樓，十步一閣，棟樑的雕刻，精細之至，面積很大，有三百多方里，笙歌管絃，晝夜不絕，真是極盡享樂的事。當時有人批評他，他恨極，想到讀書識字的人，最會妄論是非，就把天下的書，搜集起來，都燒掉了，再把咸陽的讀書人，四百六十多人，都活活地坑死。他的長子扶蘇去諫他不要這樣亂做，他氣極了，他以爲所以這樣做法，無非替子孫打算，現在扶蘇不贊成他，未免不識好歹，就叫他去監督着蒙恬。原來蒙恬奉始皇的命令，在北方築萬里長城，因爲北方的匈奴，時常到中原來侵犯，始皇要使後世子孫，安安逸逸做皇帝，就叫大將蒙恬，動員了天下的民夫，興築這萬里長城。但是他想自己不免要死亡，於是派徐福到東海中尋覓仙人，求長生不死之藥，可是勞民傷財，一些兒沒有成功。他到芝罘，看見一條大魚，就把牠射死了。再到平原津地方，就生病了，病得很厲害，可是始皇不願死，更不喜歡聽羣臣說到「死」字，他臥在病床的時候，憤恨得無以復加，可是病越發厲害，就想去召長子扶蘇來，可是他行到沙丘平臺就死了。

始皇死後，丞相李斯不敢發喪，恐怕天下人聽了要叛變，一路祕密地回來，只有次子胡亥，丞相趙高等幾個人知道。後來李斯等陰謀毀去始皇給扶蘇的信，說始皇遺詔立胡亥爲太子，把長子扶蘇和蒙恬大將軍賜死。直到咸陽才發喪，胡亥就襲位做皇帝，把始皇葬在鄜山。後來趙高專權，迫得二世也自殺了。趙高就迎扶蘇的兒子子嬰爲皇帝，却給子嬰殺掉了。子嬰做了四十六天皇帝，劉邦的兵，已破秦軍而入武關，直到霸上，子嬰就素車白馬，奉了秦皇的璽符，在軹道旁投降了。替子孫打算得很周到的秦始皇，那裏料得到滅亡得這樣快呢！

## 二一 此恨綿綿無盡期

蘇州有個書生，姓吳名才高，個儻風流，才氣橫溢，真是一位翩翩佳公子，歡喜做詩，每有詩句推敲，往往廢寢忘食。他住在虎邱山旁的一間小樓上，窗明几淨，蕭然有出塵之致。每逢春風吹動陌頭的楊柳，或是秋雨落在梧桐的時候，總感慨着光陰易逝，青春不再。尤其在長夜漫漫的時候，孤零零地住在小樓，萬念交集，真是誰能遣此。有一天，才高遊園門，結識了一位名妓婉香，婉香是個色藝均佳的美人，歌喉清亮，體態飄逸，別有風致。兩人雖然萍水相逢，沒有幾天，便情投意合，如膠似漆，就訂了百年之約，正以爲才子佳人，

良緣天定，那知道變生不測，平地忽起風波哩！

原來鴛母看到才高是一位清寒的書生，那裏有錢財可以滿足她的慾望，這對於自己分明巨大的損失，就乘才高不在的時候，偷偷地把婉香藏到另外一個祕密地方。事後，卻來才高責問，要他交出人來。才高是一個誠實書生，防不到有這麼一着，以為給另外鍾情婉香引誘去了，終於不識鴛母的肆擾，才高給鴛母一筆很大的錢，纔把這事了結。但是想到婉香從前的盟誓，決不會如此無情，說不定遭到了意外，心中萬分愁恨，從此夢魂顛倒，萬事灰心，真是此恨綿綿無盡期了。

## 二二一 惡婆婆

桐鄉有個書生，姓章名子良，在一家富戶任西席，把月俸所得，養着母親和妹妹。子良的妻子孫氏，不但容貌美麗，品性賢淑，又兼文事女紅，無一不精。上對婆婆，總是曲意奉承；下對小姑，無不關心體貼。至於對待丈夫，更是嘘寒問暖，愛護周至。子良見中饋得人，心中自是歡喜，夫婦兩人的愛情，更是如膠似漆，親密萬分。

不料這一番情景，却遭母親的嫉妒。原來子良的母親是個舊式女子，自幼便受過公婆的虐待，又兼丈夫早已去世，從沒嘗到溫情，苦苦守寡，撫養子女，直到如今。現在娶了兒

媳，却見到小夫婦倆，卿卿我我，自不免要引起感觸，由羨生妬。雖說兒子還能孝養，媳婦更能順從，但是，一有了成見，反以爲他們如此對待自己，不過是假意敷衍，只有夫婦間的有說有笑，才是眞實感情。在她的主見，如果兒子能孝母，便不應該再把妻子放在腦中；而媳婦呢，乾脆是牛馬，只能埋頭操作，不該媚悅丈夫。

所以她看着兒子對妻子愛戀的時候，便正色勸告，以爲一個男子，應該以事業爲重，不該只顧兒女私情。子良原是孝順母親的，何況這話又說得不錯，自然唯唯從命。孫氏也是明白人，有時丈夫在家賴着不走，也會被她連連催促，所以他生活很有規律，早出晚歸，習以爲常。

但是在子良母親的心裏，還是不滿足，因此日常在家，專以挑剔媳婦，當做消遣，茶水的冷熱啦，三餐的遲早啦，脚步的快慢啦，笑聲的輕重啦，無一不可以當做藉口，嘮嘮叨叨，大罵一頓。好得孫氏生性靜淑，挨了婆婆的責罵，總不辯白一聲，於是她又抓住這一點，告訴兒子，說媳婦死不開口，正可見得她心地刁詐。

在孫氏呢，每天睜開了眼，小心翼翼地想怎樣取悅婆婆，她見天色一亮，不敢再戀床，忙着在竈間操作，而婆婆却又在嘮嘮叨叨，說她故意作刁，一清早便鬧醒了她的好夢。婆婆起身了，孫氏親侍梳洗，於是臉水燙了點，便罵道：『不是要燙爛我皮肉嗎？』稍溫涼了些呢？簡直要連盆帶水，丟到庭心中去了。飯菜的採辦，原是由婆婆主持的，照理可以不受

罵了，但是烹煮得太生，太熟，味道的太鹹，太淡，每頓都少不了要受批評。並且最大的難處，要算是那個小姑，簡直像隻偷食貓，大凡有着魚肉，一有機會，便要拖來吃。讓她吃呢？魚肉少了要受責罵；捨下來呢？只要小姑一哭，更是罪大惡極，婆婆要立刻打罵到跟前來了。因此，孫氏雖聰明，竟也想不出什麼方法，可以改善婆婆的態度來。她又恐丈夫知道了，要使他煩惱，更不敢向丈夫吐露，所以受了冤屈，只有自嘆命苦，眼淚向肚子裏嚥。

婆媳之間的糾紛，鬧到結果，總會麻煩到兒子頭上來的。起先是母親當了兒子的面，數着媳婦的過失，子良是孝母親的，雖明知孫氏爲人賢淑，也只能責怪着妻子，暗中却婉言勸慰。孫氏呢，即使丈夫不勸慰，也明知丈夫責怪自己，正有不得已的苦衷，所以一點不怨恨，反而寬慰着丈夫說：『請不要担心我，婆婆老了，一切總要得婆婆歡心才好！』

但是日子久了，母親見兒子只責罵妻子，並不動手毆打，又感到不滿意起來了。時常當了兒子的面，指着媳婦大吵大嚷，意思要叫兒子大打一頓。但子良呢，看着妻子賢慧，怎麼下得下手？於是母親又指着子良罵，說他忤逆，幫了妻子要吃掉老娘了。

每逢日間大吵鬧之後，到了夜間，子良總會垂頭嘆氣，孫氏勸慰着說：『爲了使婆婆歡心，你應該把我打，打痛了，決不怨恨你的呀！』說着，他們倆便緊緊地擁抱着，低低地泣着，變做淚人兒了。

漸漸地子良因爲受不過母親的責難，便忍痛責打着孫氏，滿以爲母親總可以高興了，誰

知母親反而冷笑道：「打在手裏，痛在心裏，誰不知道你是恨氣打的，要是真心的話，便不該再和這壞女人在一起！」

可憐子良和孫氏結合還不到一年，感情又是那麼好，假使要聽從母親的話，便要硬生生地分拆開了，要是不聽呢？真不知鬧到如何結局，硬着心腸，當夜住宿在書房中，在他心裏，只要不得母親一時氣憤，慢慢兒勸說，總可回心轉意的。同時，他又深切了解孫氏的為人，對於這種措置，決不會怪自己的。

夫婦倆分住之後，母親果然心平氣和了不少。只是那小姑，年紀十多歲了，對於人事，也略略有點懂得，有時夫婦倆背着母親講了幾句話，只要落到她眼中，便當做一件大新聞，添油加醬的搬嘴給母親聽，於是又得大吵一場。從此，更嚇得夫婦兩人不敢交談了。

日子一天天過去，夫婦倆過着咫尺天涯的生活，固然痛苦萬分，但是母親心裏，却也暗暗焦急，原來她對於媳婦，有兩層心願：一是要自己享福，二是要延續章氏的一脈，如今兒子和媳婦給自己硬拆開了，孫氏侍奉自己，雖然一如平日，但生兒育女的希望，却完全沒有了。在她心裏，做媳婦的雖不應該享丈夫寵愛的權利，但代養兒子的義務，總應該有的。然而她始終不敢吐露這心意，因為她怕一准許兒媳同房，又要瞧不慣那種親熱情狀了。

恰巧這時候，本地有一家富商，單生一女，只因面貌醜惡，標梅已過，尚未找到對象。母親心想，只要說得動兒子的心，把孫氏逐出，娶了那富女做妻室，不但嫁粧豐厚，一家衣

食，可以富足，並且媳婦醜陋了，決不會使兒子再着迷，一舉兩得，真是何樂不爲！但唯一的障礙，却是兒子意志堅決，不肯另娶。因此，她把所有的怨毒，都結在孫氏身上，以爲只要拔去了這眼中釘，不怕兒子不就範。

她便偷偷地設計，把一只男子的鞋，藏到媳婦房裏，睡到半夜三更，故意大驚小怪，叫兒子到媳婦房裏去捉姦，便以這鞋子爲證，逼着兒子離退孫氏。兒子明知這是母親做的圈套，只是未便說明。又恐孫氏受此冤屈，會有三長兩短，便假意拿着木棒，把妻子打入房中，關了房門，說要逼招姦情。却乘機對孫氏說：『母親設計陷害你，再留在家中，恐有危險，倒不如收拾細軟，暫回娘家，守過一時再說。只是我們這般恩愛，總得相守到底，希望將來有團圓的一天！』孫氏受了這樣大的冤誣，本想一死以明心跡，現在聽到丈夫的慰勸，真是又感激，又歡喜。兩人計議了一番，又假做打打哭哭，當時瞞過了母親。

第二天清早，兩人便當着母親的面，寫了離婚書，孫氏便一肩小轎，被送回娘家去了。孫氏走後，子良悶悶不樂，母親便勸他說：『趕走了淫婦，算得什麼！現在打聽得本城有家富商，生有一女，才貌品性，都勝過孫氏多多，我已託媒人前往說合，不日便可給你訂婚迎娶了。』子良聽了這話，再也忍耐不住，便破題兒跟母親大鬧了一場，並且堅決地說：『從此決不再談婚事！』母親見兒子態度堅決，只得暫時擱着再說，不過心裏却也非常憂悶。



再說孫氏回到娘家，她的母親自然疼女兒的，又知道受了冤屈，便用好言勸慰，等待將來再說。只是她父親早已亡故，全家生活，都靠她哥哥支撐，嫂嫂見了，自不免要冷言冷語。後來知道孫氏帶有金銀首飾，便假意殷勤，哄騙她拿出來，孫氏原是很坦白的，如今回到娘家，和兄嫂共同生活，自然不分彼此，把一切都拿了出來。誰知錢財一到嫂嫂的手，嫂嫂的態度頓然變了，時常指桑罵槐，把她弄得無地自容。後來，竟唆使丈夫，把她偷偷地賣給一個土豪做小妾，因為這樣一來，不但可以有錢到手，並且有勢可靠，真是一舉兩得。

事成以後，嫂嫂假意殷勤，備了酒，很和婉的和她說明，但孫氏聽了，斬釘截鐵地加以拒絕。她知道軟哄不成，只有硬做，便叫丈夫和土豪約定，在一天的傍晚，喚來一班武夫，搶了孫氏，納入轎中，抬往那土豪的家中去了。

這一天傍晚，子良正從館中步行回家，一路上很覺愁悶，不時長吁短嘆。忽見前面有十多個武夫，擁着一肩轎子過來，子良聽得轎子裏有女子啼哭的聲音，很是悲傷，而且那聲音很是熟悉，不免停了步，想看個仔細，却被那些武夫干涉，只得退縮一旁。

那女子好像也見到了他，掙扎着要下轎，並且大聲喊：『子良救我！』但她力弱，怎敵得過那些武夫的阻止，早又被強制納入轎中，大踏步抬走了。子良這時，才知道轎中女子便是孫氏，想追趕上去，又那裏追得及呢！隔不多久，轎子抬過橋上時，只聽得大家亂嚷亂喊起來，原來那女子趁上橋時轎子抬得慢，逃出轎外，跳入江中去了。



她掙扎着要下轎並且大喊子良救我

這時候，子良眼前一黑，頓覺什麼都完了，呆呆地立着不動，好一會才清醒過來，天色已暗，勉強走回家中，他母親等得很心焦，見他垂頭喪氣，一聲不響，便追問根由，但是子良並不回答，只是長吁短嘆。母親給他備飯菜，他也不吃一點。他母親原是疼愛兒子的，只是娶了媳婦之後，不知怎的，總是吵吵鬧鬧，如今見孫氏走後，兒子始終沒有過笑容，人也憔悴多了，便有些悔心，勸着兒子道：「你如果惦記着孫氏，不如仍把她迎了回來。」在她猜想，兒子聽了這話，定可笑逐顏開，非常高興，那知兒子聽了，仍舊不作一聲，以爲兒子還不相信自己的話，便又說道：「只要你樂意，我總好好待孫氏，再不會像以前的吵吵鬧鬧了！」子良却只冷冷地回答了一句：「恐怕已太遲了吧！」

第二天早上，子良的母親聽得人家都在談講：「孫氏因被哥哥逼嫁，投水死了！」她聽了不覺一怔，便奔到兒子房中，想告訴兒子，那知兒子已不在房中，忽聽女兒在庭中喊道：「哥哥！哥哥！」她心知有異，奔去看時，只見兒子已吊死在樹上了。她便呼天踏地，大哭起來，邊哭邊喊：「唉！兒呀！兒呀！都是媽害了你啊！」

## 二二三 好官受誣

四川翰林簡上驕，是個正直君子，天性聰明，讀書過目不忘。在康熙年間，到江南做學使，江南是富庶之地，做官的往往驕奢淫佚，徵歌選舞，做學使的都金屋藏嬌，恣意享樂。但是上驕到任以後，立刻把這種壞風氣革除，任何勢挾利誘，總不能搖動他的心志。

每在考試發榜之後，他總叫諸生前來，教誨說：「某人解題不對，某人用古典很好，……」他不須把卷子攤在面前，都能牢記。有一次，在蘇州主考，題目中有一個「上」字，一個姓徐的考生，却把「上」字改爲「尙」字，上驕看到了很奇怪，就把徐生召來問他，徐生回答說：「因爲您的名字有「上」字，我不敢直寫您的名字，所以避諱寫個「尙」字。」原來從前每逢皇帝的名字，總要避諱，大都少寫一筆，以示分別，現在徐生却用到主考官身上，滿以爲主考官一定很高興。

那知上驕聽了大怒，教訓他說：『你想想把這些來取媚我嗎？要知道一個讀書人的行爲，着重在立品，從小處就可以見到大處，從現在就可以推測將來，把這意思來講，將來你得意了，在朝廷裏做官，卑鄙無恥的事情，一定會做出來的，這決不是一個好官，這決不是正直的君子！』

這一番教訓，說得徐生啞口無言，上驕就叫徐生跪在中庭，命他立刻改正。

過了幾年，上驕到廣東去做官，當時和他同官的，有個姓崔名維雅，是一個陰險的小人，上驕看輕他的爲人，常常當面直斥其非，因此維雅懷恨在心，常思報復。後來維雅升官做廣東的藩臺，護理院事，就借着的一件貪污案，把上驕牽連進去，於是上驕就過着鐵窗生活了。

上驕在獄中，心裏非常憤恨，加以年事已高，經不起受苦，不久得病，死在獄中了。後來案情明白，朝廷知道上驕無罪，可是上驕已經死了好久了。

## 二四 以怨報德

蘇州有個姓章的寡婦，丈夫死後，遺下很多的家產，她又克勤克儉，生活很是寬裕。她家的東隣，是一家客棧，因爲地處鬧市，交通方便，所以生意非常發達，四方商賈，都來駐

足。

一天，有一個客人，名叫朱鶴卿，浙江瑞安人，販茶葉到蘇州，因為生意不順手，一連在客棧裏住了好多日子，便和隣居的章寡婦相識起來，鶴卿很會交際，和章寡婦混得非常熟了。這一年，茶價跌落得很厲害，鶴卿虧折了好多本錢，心裏很是憂悶，每天愁眉不展，雖有章寡婦勸慰，也沒有效果。

章寡婦看到鶴卿憂愁焦急，引起了她的同情心，就很慷慨地借給他一千兩銀子。鶴卿想不到天下竟有這樣慷慨的女子，大出意料，立刻重整舊業，這時茶葉的價錢正在逐漸上漲，鶴卿因為有了資本，就不即脫手，預備漲到成本，再行脫手。一方面因為有了資本，眼看茶價十九要漲，就再儘量買進，果然茶價直線上漲，非但恢復了以前的損失，反而大大的賺了錢，就很高興地告訴章寡婦，並且感謝她的借錢之恩。章寡婦看他的為人誠實，就以終身相託了。鶴卿說：『我家裏已經有了妻子，怎好再娶你呢？』章寡婦也不以為意，願意租屋另居，他們就很愉快地計劃着同居了。

於是章寡婦把一隻箱子交給鶴卿，鶴卿檢視之下，只見都是金銀珠寶，便頓起不良之心，第二天一清早，獨自雇了一隻船，竟去如黃鶴了。章寡婦因久等鶴卿不來，便到各處和其他棧房裏去找尋，那裏有他的影子，天也晚了，脚也疼了，她一個人回到家中，左思右想知道鶴卿負心，但是賴以生活的全部家產，盡付東流，不覺悲憤交集，就在黃昏人靜的時

候，懸樑自縊了。

## 二五 青磬紅魚

紹興沈祖康，在縣衙裏當小吏，生有兩個兒子，長子名竹樓，次子叫梧閣。梧閣跟着父親做事，賺些錢來，貼補家用；長子竹樓，自從進學以後，靠着教書自給，妻子李氏紡織紗布，勤儉持家，勉強生活過去，後來時世不好，收入微薄，常常要靠父親和弟弟的接濟，因此父母很討厭他，說他是書獃子，一無用處，並且待長媳也不好了。

有一年，竹樓生病，生徒大半散了，收入更少，生活不能支持。後來病好了，就對妻子李氏說：「我生爲男子，不能養家活口，非常慚愧！如果再死守在家裏，永遠沒有奮發的機會，我有個姑夫，在湖南做官，我想去投他，求一個差使，不過要請你辛苦些，服侍着翁姑，忍耐着等我三年，假使三年中沒有音信，那就是我沒有成就，難以再見人面，你也可以自便，另外去嫁人了。」李氏聽了很傷心，流着眼淚說不出話。竹樓就去向親戚借貸，借了一點盤費，獨個兒到湖南去了。到了長沙，訪他的姑夫，那知他的姑夫已在三月前病故了，家裏只有一個妻子和一個女孩，蕭條得很。竹樓沒有依靠，這時錢已用完，連行李也逐漸當賣光了，進退兩難，就決意去自殺，一個人走到城外的郵亭裏，解下了褲帶，就在亭子裏自



來看有人吊在亭上立刻命人解救下來

縊。這時恰巧有個姓張的巡撫經過此地，看見有人吊在亭上，立刻命人解救下來，一摸他的身體還溫暖，就設法灌醒了他。竹樓醒後，巡撫問明了他自殺的原因，就對他說道：「你既然是個書生，就做我的文牘吧！我總可以使你衣食溫飽。」竹樓當然非常感謝，從此就跟著巡撫，因為做事謹慎，巡撫很信任他，叫他去管理鹽稅的事情。後來巡撫死了，鹽商們都信託他，代他做買賣，他就成了巨富，人家都勸他娶妻納妾，竹樓因為不忍負他的妻子，始終不肯答應。後來川楚發生兵亂，他立不住腳，便把一部份家產捐給國家做兵餉，朝廷賞他四品的官銜，他把其餘的家產買了貨物，打成幾十件行李，雇了船載回家去。

到了家鄉，先使僕人報訊，父母和弟弟都出來迎接，親戚們也都來問候，大家嘖嘖稱

疾。竹樓却不見他的妻子，心裏很是懷疑，到了家裏，就問父母，母親說：『你現在已經顯貴，也不愁沒有好妻子，何必放在心上！』竹樓更加疑惑，就去訪他的岳母。他的岳母李媪，看見女婿聲勢顯赫，一面驚喜，一面很悲慟地說：『誰說你已經死了，我的女兒沒有福氣！』竹樓追問緣由，李媪含淚告訴他道：『自從你去之後，不久就聽得你死的消息，我的女兒幾次要自殺，我因為沒有得到確信，所以止住她，想不到你的父母，恨她在家坐食，再欺我年老，也不同我商量，就去賣給姓孫的縣吏，已經一年了。』竹樓聽了，又驚又恨，便說道：『十年夫婦，那得沒有情份，現在雖然琵琶別抱，實在不是她的本意，可否讓我見她一面呢？』李媪說：『你既然富貴，不要說見她，就是珠還合浦，也是不難的！』就雇了轎子，去迎接她的女兒回來。李氏見了丈夫，非常悔恨道：『郎君怎忍心丟開我，不給我一封信呢？』翁姑把凶信信以為真，使我不能安居在家，現在既然到此地步，叫我來做什麼呢？』竹樓就把到湖南的始末，告訴了李氏，並且深恨沒有早些報信，就把帶來的衣飾珠寶，送給李氏，李氏睬都不睬，對李媪說：『郎君想必已餓了，母親且陪着他，我到廚房裏去燒些菜來。』說罷，便到廚房去，李媪也就出去買酒。

李氏到了廚房，趁人不備，就懸樑自縊了。等到李媪回來發覺，驚喚隣人，解下來救治已經來不及了。竹樓悲痛得暈了過去，同時李氏的夫家知道了，控告竹樓把妻子逼死，幸而竹樓在縣官面前說明了經過詳情，縣官就把他開釋。竹樓厚葬了李氏，把餘下的財產，一



半給父母，作爲養老之資，表明兒子沒有辜負親恩，父母當然非常悔恨慚愧。一半捐給金山寺，自己剃髮爲僧，青磬紅魚，度此殘生了。

## 二六 千里故人魂

陸謙和張紹，都是浙江青田人，從幼生長在同一里巷，又在同一塾中讀書，兩人情投意合，長大後就結爲金蘭之交，譜兄譜弟，真比人家的同胞手足還要親密。陸謙比張紹長三歲，富有經商經驗，張紹時常請教他。

有一天，他們計劃着到長沙去做生意，合資貿易，在長沙設個字號，販賣兩廣兩湖的貨物，一切決定之後，就約定在八月中秋後動身，但是陸謙還有些未了的事情，要遲三四天才可動身，於是張紹先行，約定在杭州鴻陞旅館相會。張紹到了杭州，等候着陸謙，等了五天，陸謙還沒有來，後來六天七天過去了，一直等到第十天，陸謙還沒有來，張紹非常納悶，一想陸謙怎會失約的呢？同時一切的銀錢以及營業的計劃文件等，都由張紹帶着，現在等着陸謙不來，而長沙方面接洽的日子已近了，說不定陸謙從別一條路趕去了，就決定先到了目的地再說，就一個人出發，十幾天之後，到了長沙。

張紹到長沙之後，即進行開店的事，又過了半個月，陸謙仍舊不來，寫信去問，也杳無

消息，自想陸謙真的失約了，心裏很不高興，並且怨着多年的好友，也會這樣失信。就一心一意，埋頭經營，費了好多心力，生意居然做得很好，二年之後，已經賺了好多的錢，變成富翁了。

在第三年的秋天，張紹自思現在錢也有了，經商目的既然達到，不能長久留在外面，應當歸去了，遂計劃着回去。一天，是一個暮色蒼茫的晚上，陸謙突然來了，張紹迎着他說：「你怎麼來得這樣遲呢？」接着又說：「我已經賺了錢，並且決定就要回去了，就在後天的早上動身。」陸謙道：「我真對不起你，到現在才來，你既然要回去，我可以和你一同回去。」張紹道：「你方才來，爲何就要回去呢？」陸謙道：「恐怕你一個人趕很遠的路，或有不便的地方，所以來陪伴你一同走，也算贖我以前失約的過失。」張紹道：「你很遠的趕來，一定有緣故，現在因爲我要回去，你就走，那我怎麼對得住你呢！」陸謙一定要一同走，張紹也就只好答應，心裏雖然感激，可是總有點懷疑，以爲這中間一定別有原因，可是不便再問。

一路上，因爲照顧着許多行李，日間不常見面，晚上陸謙總常來閒談，和從前一樣親熱，並且常感慨着人生聚散無定，知己分離，更覺悽然，張紹聽了，也爲之唏噓不已。

將到青田的時候，距離張紹家還有七十里路，陸謙却對張紹說：「我家已遷移，現在住在洪家橋的西市梢，我先回去，你到家之後，停二三天請到舍間來敘敘。」他們就分別了。

三天之後，張紹就到洪家橋去探訪陸謙，問到了陸家，陸謙的妻子聽到張紹來了，就含着淚出迎道：『張先生！好久沒見面了，你一向好嗎？自從那年丈夫和你計劃開店，你動身的第四天，丈夫就患急病死了，現在已經有三年多了，當他臨死的時候，還說着對你失約的事呢！昨天晚上，我做了一個夢，夢見他在家裏，說你明天要來，叫我備些小菜等着你，想不到你果然來了！』張紹聽了，不覺悲慟起來，就由陸謙的兒子領着，到陸謙的墓前，哭着告道：『譜兄！譜兄！我當時以爲你失約，那知你已離開人世，但是你又不遠千里來看我，陪我回鄉，你待我太好了。這種情誼，叫我怎樣報答你呢？幸虧我經商賺了許多錢，總算不負我們當初的期望，我一定把你應得的一份，交給嫂子，使母子倆的生活，可以無憂，你在九泉，也可瞑目吧！』說罷大哭，兒子也陪着流淚，直到陸謙的妻子來勸慰，纔收淚回去。

## 二七 失節喪財

秦州北門外，是海鹽集散之地，市肆櫛比，人口稠密。有一個姓王的寡婦，家有餘蓄，生活尚可。她的東鄰遷來一家，姓鄭名東興，本是鹽商，因揮霍無度，流爲無賴，家裏僅有一個妻子，餘無長物。東興看到王寡婦徐娘半老，風韻猶存，而手頭也有積蓄，就百般挑逗，王寡婦居然入其彀中，從此陳倉暗度，而東興衣食之需，就不愁缺乏了。

幾年之後，王寡婦所有的錢，已耗去了大半，因想自己辛苦積蓄的錢，眼見得遲早要用盡，而東興一無行業，難以依靠，想到了，不覺懊悔起來，自恨沒有眼睛，去結識了一個無賴，時常怨恨，形於辭色。

東興的妻子，並不是不知道這件事，只因平常日用所需，都靠着王寡婦，因此只放在心裏，不說一句話。有一天，東興又向王寡婦索錢，並且要得很多，說要做些貨的生意，王寡婦不肯給他，東興就恨恨地去了。

回家之後，東興就對妻子說：『我同王寡婦的發生關係，大概你早已曉得，我也用不到瞞你，我的所以和她來往，並不是看中她的姿色，而是想用她的錢罷！。現在我向她要錢，她却不肯給我，我一定要想法報復！』夫妻兩人就商量定當，依計而行。

第二天早晨，王寡婦還未起牀，東興就來敲門，王寡婦起來開門，東興進來後故意和她厮混，正在這時，東興的妻子却引了鄰媪們來捉姦，厲聲罵着王寡婦，說她勾引人家的丈夫，拆散人家的夫妻，真是不不要臉的女子。王寡婦到了這地步，欲辯不能，羞慚無地，俯下了頭，只得認錯，於是就給東興的妻子，詐去了二百兩銀子，作爲了結。他們一看計劃成功，就很高興地回去了。

王寡婦一想十多年的守節，好不容易，自從鄭東興搬來之後，就給他引誘失節，名譽掃地，現在這樣一鬧，還有什麼面目見人！並且幾十年的積蓄，差不多完全被那沒良心的東興

驅去，心裏既慚愧，又悔恨，就自縊死了。

這事傳了出去，大家知道王寡婦被東興所欺，就寔抱不平，控訴東興。後來雖然東興判了引誘婦孺的罪，監禁獄中，但王寡婦失節喪財，含恨身亡，已成無可補救的恨事了。

## 二八 富貴浮雲

從前有位嚴大將軍，是個有名的權臣，威震朝廷，勢傾全國，除皇帝外，大小百官，無不拱手聽命，真是顯赫不可一世。

有一次，大將軍要替他的小兒子請個西席教讀，和公卿們談到這件事，公卿們就替他留心物色。這時恰巧有個沈舉人，學問很好，他是蘇州人，僑寓京師，正想覓個門館糊口，他的座師王侍郎允為推薦，知道大將軍要請西席，侍郎就介紹沈舉人。大將軍道：『做兒童的老師，第一要品行好，小時候看到好榜樣，長大後就能敦品立行了。這位先生的品行如何？』侍郎道：『有長者的風度，學問也很好。』大將軍聽了很高興，就答應了。侍郎回去，便對沈舉人道：『大將軍已答應聘你為西席，你須要小心謹慎，一切要有禮貌，假使得到大將軍的歡心，前途未可限量哩！』

幾天之後，大將軍遣人來請沈舉人去，大將軍親自在堂上迎接，朝南設了座位，請沈舉

人坐着，叫公子出來拜見老師，拜見畢，就大張筵席，賓主盡歡而散。於是送沈舉人到西園，有書室三間，庭前有假山，花木茂盛，室內滿列書籍，陳設精雅。公子只有六歲，不過教他識幾個方塊字罷了。而供先生奔走的人，有四個僕人，八個書僮。晚上入臥室，牀帳被褥，都很華麗。每天早晨，八個書僮跪着請先生盥洗，有的頂銀盆，有的執漱具，有的執面巾，有的執鏡子，都恭敬地伺候在左右。沈舉人不慣這種高貴生活，叫他們隨便一些。書僮們說：『這是大將軍的意思，不敢違背，我們伺候大將軍，也是這樣的。』沈舉人道：『我叫你們隨便些，沒有關係。』書僮不敢違背先生的意思，把一隻紅木架子承放着面盆漱具，正在盥洗的時候，大將軍進來，看到書僮沒有頂着面盆，怒目看着書僮，向侍衛招呼了一聲，侍衛會意，就帶着書僮出去了。一會兒，侍衛把書僮的頭顱獻上來，大將軍道：『小書僮不敬先生，已經斬了。』沈舉人大驚，看看大將軍的臉，好像並無怒意，這才安了心，可是心還是卜卜地跳着。

大將軍喜歡古玩，每逢得到了鼎彝玉石等古玩，總和先生一同鑑賞，只要先生稍爲表示滿意，就叫僕人留在書室裏，即使價值千金，也毫不顧惜。

有一次，沈舉人和大將軍一同用飯，飯裏有很多的穀粒，沈舉人便揀出放在桌上，大將軍看到了，就向侍衛點首示意，侍衛就去了。不一會，侍衛獻首級在階前，大將軍道：『廚司揀穀不清，已把他斬了。』沈舉人大驚失色，但見大將軍談笑自若，不得不勉強敷衍。



大將軍道：「不揀不潔已把他斬了。」

過了一個月，沈舉人想到家中需錢，想支一些脩金，便同一個老僕商量，老僕道：「要多少錢，只要寫信給大將軍好了。」沈舉人依他的話，連家信一同交給老僕，老僕去了回報道：「已經如數派人送到先生府上去了。」

不久，大將軍奉旨出征西夷，來辭沈舉人道：「先生的品學，我很欽佩，現在我奉命西征，不知何時回來，特地把小兒子拜託先生，請先生嚴厲地管教他，我回來的時候，一定重重報答先生。」沈舉人只得連聲答應。

大將軍去後，沈舉人想出去訪友，門房却阻止道：「府中人出入，都有記載，按月錄報，大將軍在時，先生足不出戶，現在忽而要出去了，恐怕對於我們的性命有關，可以不去，還是請先生不去為妙！」沈舉人知道大將軍家法嚴峻，就不敢出去了。

過了一年，沈舉人要想去應闈試，也給門房哀求而終止了。沈舉人憤然要想辭館回去，又恐拂了大將軍的意思，不敢貿然就走。好在一年四季的衣服，時常換新的，飯菜每天有新鮮的珍品，煩悶的時候，老僕就陪他到花園遊覽，以資排遣，因此也就不再作辭館之想了。這樣過了三年，幾次寫信到家中，可是得不到一封回信，很以父母妻子爲念，曾委宛地寫信給大將軍，告訴了這意思，大將軍回信來了，辭氣很謙和，說不久要奏凱歸來，請先生稍爲等候一時，回來後可以當面商量。再過了半年，大將軍果然凱旋回京，聖駕也出郊相迎，公事完畢，就入見先生，感謝先生的勤勞，沈舉人因此又未敢就辭。

有一天，沈舉人登假山閒眺，忽聽到慘呼的聲音，就問書僮，書僮說：『大將軍凱旋後，在大廳考查功過，決定賞罰。』沈舉人說：『我想窺探一下。』書僮不敢違背，便引他去看，偷偷地伏在屏風後面，只見大將軍高坐大廳上，廳下甲士森嚴地列着，刀斧雪亮，兩旁將士，按冊籍論功過，有功的立刻賜半賞酒。有過的，大將軍當面斥責說：『你在那一次作戰不力，應斬！』那人哀求乞命，大將軍毫不顧憐，衛士們就剝了他的衣服，推出門外，一會兒，就獻上首級來了。大將軍很苛刻，賞的人少，而罰的人多，只聽見一片哀號之聲，慘不忍觀，沈舉人看得心驚胆碎，不覺頭觸在屏風上，昏暈倒地了，書僮扶不起來，恰巧大將軍事畢退出，看見先生倒地，就親自扶先生進房，使他安臥，又叫僕人速取安神丸，用參湯灌下，沈舉人纔蘇醒過來。大將軍從容地問道：『我在考查功過，是誰告訴了先生，使先



生這樣驚嚇？」沈舉人想到大將軍的嚴厲，不敢實說，就推託說：「聽到公子偶然說起罷了。」他以為大將軍愛着幼子，這樣可以不去責罰誰了。那知道一會兒，一個女僕倉皇地跑進來說：「公子干犯先生，大將軍把他剝掉衣服鞭打着，夫人叫我來懇求先生，快去營救！」沈舉人愕然道：「我不能進入內室，怎能去救呢？」女僕道：「先生可叫老僕往喚公子，大將軍就不能不放公子出來了。」沈舉人便照她的話做，不一會，老僕背着公子出來，已是奄奄一息，沈舉人見他遍體鱗傷，便泣着說：「我害了你了！」便叫老僕去帶公子的臥具來，同自己一同睡，恐怕大將軍餘怒未息，再要責罰。

過了一個月，沈舉人乘大將軍高興的時候，請求辭館，回家省親。大將軍說：「先生的孝思，我怎敢阻止。」就揀了一個吉日，大開筵席，為先生餞行，登程的時候，只見公卿們都來送行，所過的地方，總有地方長官出來迎接。經過水道，就有十幾條船供他使用，沈舉人以爲一肩行李，何必這許多船隻，便問老僕，老僕就把單子送上，仔細一看，凡是幾年內所備的衣服，書廚內所陳列的書籍，以及古玩等一切陳設，無不載來。沈舉人笑着對老僕說：「你們弄錯了，這是大將軍的東西，怎好帶着回去呢！」老僕道：「大將軍有命令，只要先生用過的東西，都要載來，恐怕先生思念舊物的緣故。」沈舉人心裏很高興，一想雖然沒有得到多少錢，單是這些東西，已經值上數萬金，半生不愁吃著了。

到了蘇州，百官都來迎接，沈舉人謝道：「怎敢勞大人們的駕！」衆官道：「先生是大

將軍的上賓，我等怎敢怠慢！」後來到了家門，只見高樓大廈，儼然巨室，完全不是從前的房屋，沈舉人徘徊着不敢進去。鄰居的老翁道：「尊翁望着你很久了，爲何不進去呢？這是你自己的宅子，難道不認識嗎？」沈舉人聽了方才敢進去。入室見父母都穿着四品服，沈舉人趨跪問安，並問封誥從何而來？父母說：「你怎麼會不知道？前年方伯來，說奉大將軍之命，替我們改建住宅，並且送了一切陳設和許多僕人。後來又知道你從大將軍西征，以軍功得到縣令，我們老夫婦也受着封誥，原來大將軍都沒有告訴你。」沈舉人聽了，快樂得疑在夢中，忽見一個老人家捧著簿籍跪呈說：「這是用宅契券以及財產清冊，都是大將軍命合置辦的，老奴已經管理數年，現在請主人點收，老奴也好回去覆命。」沈舉人就慰勞他們，並修書謝大將軍的厚恩。

沈舉人看到大將軍權勢過大，恐怕將來一旦失勢，要遭株連，就不敢出去做官，稱疾家居。過了幾年，皇帝對大將軍果然有了猜忌，就把大將軍降職到廣西去做關官。百官下井投石，都彈劾他的專橫殘暴，皇帝大怒，就把他削職拿辦。路過蘇州的時候，沈舉人就以重金賄通了押解的官，潛入舟中，會見大將軍，念着前情，不覺悲從中來，流淚不止。大將軍却笑着說：「大丈夫視死如歸，我自思絕無悖逆的行爲，但皇上既然猜疑我，這樣震怒，我自知沒有生還的希望！所慮的幼子年紀還輕，如能倖免，拜託先生設法照顧！」沈舉人唯唯，便揮淚而別。大將軍到了京城，皇帝就賜他自盡，並且抄了家，把子弟充軍到遠方，後來也

都給仇家殺害了。只有幼子由老僕領着逃出，得以漏網。沈舉人聽到了這消息，不勝悲歎。一天晚上，忽然來了二個乞丐，求見主人，沈舉人出視，原來就是老僕和公子，就把他們收留下來，並認公子爲義子，以留大將軍的一脈。

## 二九 小星怨

蘇州人何三寶，住齊門內，父和祖曾在浙東做官，所以家境還不差。父親在慈谿做官的時候，爲三寶娶了一個鄔姓女做老婆，身材魁偉，兇悍異常，雖然是富家女，却不像大家閨秀，因此三寶時受欺凌，痛苦難言。後來父母相繼病故，三寶半耕半讀，尙堪溫飽，這時三寶已四十多歲，但是妻子鄔氏，還沒有生育兒女，三寶就想去買一個妾來，以延嗣續。鄔氏因爲自己無後，不能反對丈夫和親戚們的意思，只得應允。可是妾來了沒有一個月，常給鄔氏詬罵，甚至鞭撻，因此就逃走了。三寶和鄔氏理論，說不該趕走他的愛妾，使他不能傳後代，天下沒有這樣不明事理的女子。鄔氏却說他袒護小妾，看輕妻子，哭鬧起來，吵得天翻地覆，把房間裏的花瓶鏡子都打碎了，三寶沒法，只得賠罪了事。

可是傳後代的念頭，總是不能放棄，於是又經親戚們的介紹，娶了第二個妾。不料不到一個月，又給鄔氏趕走了。再討第三個妾，過了二個多月，又耐不住鄔氏的兇悍，也逃走

了。三寶雖然和第三妾非常要好，可是怕着鄔氏的兇悍，連找尋都不敢找尋。後來有個姓錢的朋友，聽到了這件事，深抱不平，想覓個比鄔氏更兇悍的女人，納她做妾，才能克服鄔氏。恰巧山東來了一家姓陸的，有一個女兒，面貌很醜陋，因為父親在路上病故，境况很不好，簡直難以生活，後來母親也病死了，沒錢成殮，陸女情願賣身替母親置棺收殮，姓錢的朋友，就替她出錢，收殮了她的母親，並告訴何家要納她為妾，叫她抵抗鄔氏。陸女感激錢某的義氣，就答應了，由錢某引着拜見三寶夫婦，三寶使她住在房裏，但是心裏，總是惴惴不安。明天三寶出門，鄔氏就走進房來，這時陸女還未起床，鄔氏就厲聲罵道：『你有這樣的大胆，到此時還沒有起床，要知道做小妾，一定要懂得我的家法，先打三十杖再說！』說罷，舉起杖來就打。

陸女忍耐着任她打了三十杖，並沒抵抗。而一切灑掃洗滌烹調的事情，都是陸女一個人擔當下來，非常辛苦。但是鄔氏還不高興，仍要時常打罵。三寶很可憐她，陸女却安慰丈夫說：『請郎君不要以妾為念，受些痛苦，妾並不放在心上，所憂慮的，不知道何時才能有孕？倘能得到一子，妾身就有交代，也對得起郎君和錢先生的恩義了。』

半年之後，陸女果然懷起孕來，鄔氏得知了，就想法要破壞她。有一天，趁着三寶出門，把陸女關閉在房裏，執了一根大杖，指着罵道：『沒廉恥的女人，我要審問你，到底有沒有孕？快些脫下你的衣服來。』陸女道：『確是有孕，不過一個多月罷了。』鄔氏罵道：

『聽說你是下賤的妓女出身，不知到底是誰的種子？我何家決不要留這野種，快受我一百杖，打掉這野種！』陸女百般懇求，郎氏那裏肯依，大杖一陣亂打，陸女就暈了過去，後來經鄰人勸解，扶陸女到床上，沒有幾天，就病倒而且小產了。

三寶回家之後，聽到陸女被打小產，心裏非常怨恨，氣憤得一病不起，雖請醫生診治，終於不治身死了。

### 三〇 養瘦馬

從前金陵有一班匪徒，專在各處販賣幼女，選擇而貌清秀的，用脂粉化粧，穿上入時的衣履，再請師教她們書畫琴棋筆簫歌唱，等年紀滿了十六歲，就重價賣給富室爲妾，甚至賣入妓院爲娼，這種勾當，名爲養瘦馬，看到有貧家的好女子，就百計引誘她，一上了他們的當，就追悔不及了。

雲南徐作人，在上元縣做縣令，因爲虧空了公款，憂鬱死了，只賸下妻子和弱女，流落他鄉，住的地方，因積欠房租很多，也給寓主逐出了，只有做傭工來維持生活。當時就有人介紹她們到了養瘦馬的家裏，徐氏母女並不知道，只見那主人是個年老的婦人，人家都稱她爲老太太，有四五個教師，教着許多年輕的女子，她們都叫老太太做母親。規矩很嚴，沒有

呼喚，不能隨便進入中門。徐氏是請來教許多女子刺繡，女主人看她帶了一個十三四歲的女兒來，秀外慧中，比許多女子還漂亮，便很愛憐她，叫她和自己一同吃飯，又替她挽時裝，跟着其餘的女子讀書，暇時便教她調琴作畫，吹彈歌唱，徐女很聰明，進步得非常之快。徐氏問女主人的家世，女主人回答說：『丈夫和兒子，都出去做官了，只留下許多女孩子在家裏。』徐氏很相信她，這樣過了三年，徐氏的女兒已經十六歲了，託女主人替她覓個女婿，女主人一口答應。不多幾天，說有一位王公子要相親，先命諸女次第出見，都不中意，後來叫徐女盛裝出見，徐氏阻止道：『這不像上等人家的作爲！』女主人說：『我們金陵的風俗，都是這樣的。』就出去見了，到了中堂，只見王公子是個偉男子，年齡已有三十多，留着短鬚，僕從很多，指點肥瘦，品評妍醜，看見徐氏和女兒出來，公子做不爲禮。有一個僕人指着徐女說道：『這貨倒很好！』公子鼓掌道：『想不到羹土中能長出靈芝來！』僕見公子合意，就說：『立時定下去吧！』徐女拉着母親的手說：『照這情形，必非正配，我不願意了！』女主人笑着說：『你家這樣的窮，有誰和你論婚呢？做妾而能得寵！就可以奪嫡了。況且這王公子的父親，做着大官，家資很富，假使你母親跟了過去，終身吃著不盡了，我也可以沾些光，這不是一舉兩得的事嗎？』徐女聽了，就哭起來，拔去簪珥，脫去華服，憤然說：『還我自己的衣服，我寧願和母親餓死，不願受恥辱而活着！』徐氏也怒道：『照你所說，真像養瘦馬的做法了。』女主人聽到說破了她的祕密，便笑着道：『現在你即使有

天大的本領，也不怕你逃走！」徐女更加大哭，女主人就叫僕婦們把徐女關在空房裏，把徐氏逐了出去。徐氏恨極，問人家到縣衙的路怎樣走法？問到一個老婆婆，老婆婆問明白了她的詳情，笑着說：「你是一個窮婦人，怎能同養瘦馬的爲敵呢？他們在衙門裏用錢，同吏役們狼狽爲奸，所以敢公然做這種事情！」徐氏說：「那只有一死，沒有別法了！」老婆婆說：「我來薦你到官家去做傭人，說不定有機會報仇。」徐氏非常感謝，那知事情將要成功的時候，適逢戰事發生，從此兵荒馬亂，再也不能與女兒相會了。

### 三一 攜骨還鄉

徽州人出外經商，不避艱險，是素來有名的。有個曹子文，到四川去做生意，每年寄很多的錢回來，三年中回家一次，差不多成了慣例。後來忽然音信沒有了，家中寫信去，也沒有回音，年復一年，仍無消息到家。子文的兒子曹起鳳，這時已經十六歲了，時常紀念着父親。有一天，來了一個四川的客人，起鳳就問起父親，那客人說：「唉！死了。」起鳳問道：「死在什麼地方呢？」客人漠然地回答道：「那我也不知道啊！」起鳳聽了，非常悲傷，就立誓去尋父親的屍骨回來。可是他家裏很窮，那裏有這一筆旅費呢？當時有一位父執潘爲縉，是一個慷慨好義的人，聽到起鳳有這樣的孝心，非常欽佩，就送給他二百兩銀子作



屍死個一是來原跳一了嚇禁不看一前上

爲川資。起鳳叩頭稱謝，便出發由陸道步行，經過河南、陝西，一直到了成都，再南到雲南邊界，西到金川，把尋父的事由，寫在白布，背在背上，使人們一望而知，同時逢人哭訴，希望得到一點頭緒。這樣經過好多時候，卻沒有一個人知道他父親的消息。而他的錢已用完了，只得回到成都，和旅川的徽州人相商，當時成都也有不少徽州人，大家幫助他，又湊得了二十金，他重新出發去找尋，他先走到諸葛武侯廟裏去禱告，希望得到神的指示，遂向東行，道路崎嶇，山谷險惡，走得脚底都流出血來，路也不能走了，只得匍匐着走。到了西陽地方，雪積了有一尺多厚，實在不能再走，不料一失足跌進了一個土穴，高喊救命，也沒人答應，一想尋父沒有尋到，却死在這土穴裏，心中悲恨交併，不覺暈厥過去。這時有兩個獵



人走過，看到有許多烏鴉，繞着了土穴飛鳴，上前一看，不禁嚇了一跳，原來是一個死屍。仔細一看，好像還有一絲氣息，兩人便把他抬出土穴，看見他背上白布上的字，才知道是來找尋父親的，就把他抬了回去，給他熱湯喝，他就慢慢地醒來。獵人問他爲什麼跌入土穴？起鳳就把尋父的經過，詳細地告訴他們，他們就留起鳳住宿，並請他吃酒肉，起鳳不肯吃，獵人問他爲什麼不吃？起鳳說：『找不到父親的屍骨，我那有心思喝酒吃肉呢！』

那天晚上，起鳳做了一個夢，夢裏獨自一個人，走過荒野，看到一個老翁和幾個人坐在樹下談天，看見起鳳來了，就拍手大笑說：『月邊古，蕉中鹿，兩壬申，可食肉。』醒了之後，覺得非常奇怪，便把這幾句話記住了，向獵人告別，獵人止住他說：『此地近苗人的邊疆，天寒地凍，出去很危險，且待過了年再走吧！』起鳳只得聽從獵人的話，留在那裏。

有一天，起鳳和兩個獵人出外閒行，經過一處荒野，很像夢裏的情景，只見一所破廟中有很多的棺木放着，起鳳看了不覺眼淚落下來，獵人問他爲什麼悲傷？起鳳就把夢裏的情形告訴他們，獵人說：『這裏有一個徽州人，住着好多年了，我們不妨去問問他，或者可以得到一點消息。』於是他們就去找那徽州人。

那徽州人姓胡，聽了起鳳的話，沉思了好久說：『哦！記得好像在十年前罷，是有一個同鄉人姓曹的，死在此地，我還記得他身邊帶着一塊象牙牌，一起葬在棺裏，恐怕就是此人。但是不報告縣官，是不能開棺查驗的。』

他們就一同到了西陽巡檢那裏，巡檢就叫里正去尋那口棺木，只見許多棺木上，都刻着姓名，只有一口棺木上沒有，就把那口棺木撬開，用起鳳的血滴在屍骨上，果然滲入骨裏，就斷定確是他的父親。同時發現了那塊牙牌，牌上鐫有「焦鹿」兩字，起鳳驚叫道：『對了！月邊古，是胡，焦中鹿，就是這牙牌，這還有什麼疑惑呢？』就撫着棺木，痛哭起來。起鳳收了父親的屍骨，預備回去，兩個獵人再替他設祭，祭罷，把酒肉請起鳳吃，並說道：『從前你不吃肉，因為沒有找到父親的棺木，現在已經找到，那總可以吃了。我們把你從土穴裏救起的時候，正是壬申日，今天是第六十一天，又是壬申日，夢裏兩壬申的話，不是也應驗了嗎？』起鳳再三拜謝兩人的盛情，帶了父親的屍骨回去了。

### 三二一 詩人蹇運

順治年間，嘉興有個士人，姓王名价人，詩文做得很好，和同鄉王言遠很是莫逆。言遠這時正做廣州太守，寫信約价人到廣州去，並且叫他把歷年所做的詩稿一同帶去，因為言遠很佩服他的詩，預備替他出版。价人接到了信之後，非常高興，就動身去了。

一路風風雨雨，到了瑞洪鎮，鎮上有鄱陽湖神廟，渡湖的人，必先用三牲祭了湖神，然後敢出發，這裏是船隻來往必經之地，因此香火很盛。价人以爲湖神是掌管風濤，自然應該

愛民惜物，現在祭祀湖神，所耗的費用很大，等於暴殄天物，神的意思，一定不願意這樣做的，便做了一篇祭文，焚化在香爐裏，省去了祭神的香燭三牲等物，焚化畢，就解纜渡湖。

行了沒有幾里，遠遠地看到有幾條船迎上來，心想今天或者會發生意外。不多一會，來船漸漸近了，果然是盜船，強盜紛紛跳過了船來，就恣意搶掠。大家嚇得目瞪口呆，同船的人，凡是帶金銀財帛的，都給強盜搜掠去了。搜到价人的行篋裏，翻來翻去，找不到一件值錢的東西，只有四五本厚厚的詩稿，強盜恨極了，就順手把詩稿向湖裏一丟，順着水流了開去，价人欲阻不及，一想起好多年的心血，現在盡付東流，怎不令人憤恨。

到了廣州，王言遠向价人要詩稿，他只好把經過情形告訴言遠，言遠問他有沒有副稿？可是他並沒有留下草稿，想重新記出來，又那裏記得起許多詩來，他非常憂鬱和憤懣，在廣州住了一個多月，努力地寫作，又積下了一百多首詩，就好好地放在書篋裏。

一天，言遠向他索閱詩稿，他開書篋去取，那知詩稿上不知漏漬了一種什麼酸汁，紙張都已糜爛，一遇到風，就一片片地飛去，沒有一張完好的紙了。一個詩人，多麼重視他的作品，真比性命還重要，現在价人兩次詩稿，一些都沒有遺留，他的心裏非常抑鬱，不久竟成了瘋人哩！

### 三三 投井殉節

清朝順治年間，廈門地方，給海盜鄭錦所佔據，後來清朝的軍隊，進去剿伐，鄭錦就大掠珠寶婦女而去。當時有一個鄭錦的騎士，在馬上挾了一個年輕的女子，匆匆地經過同安東關的時候，那女子看到道旁有一口井，就對騎士道：『我要小便了，請你停一停馬，放我下去。』騎士聽了，自想那女子決逃走不了的，就停下了馬，放女子下去小便。那知女子下馬之後，奔到井旁，立刻向井裏跳去，騎士看了，不禁大怒，立刻走到井邊，向井裏一望，果見那個女子直立在井裏，還沒有死，就向井裏，引滿了弓，連射三箭走了。

過了十多天，有個姓錢的村民，從城中回來，走到半路，天已傍晚，忽然看見一個女子迎面走上来，哭泣着道：『我是廈門王氏，丈夫在亂兵中死了，我被騎兵掠去，因我誓死不辱，所以投身在東關道旁的枯井裏，懇求你救我出井，葬在井旁，我定當隨時保佑你，報答你的大恩。』錢某就答應她，一忽兒，那女子就不見了。

第二天，錢某就到東關去，尋到了那口井，井裏果然有個女屍，可是沒有方法把她取出來，想雇人來取，又沒有錢，就默默地禱告道：『我已經找到了你，可是沒有錢去雇人，你假使能使我在賭場裏連贏三下，我就替你買棺來成殮。』說罷，就走到賭場去，連押三下，果然大勝，就帶了許多錢出來，約了幾個人，一同走到井旁，設法把那女子提出了井，只見那女子的屍體，面目如生，肩頭有箭三枝，一齊把牠拔掉，替她換了衣服，買了棺材，把她殮了，葬在離井一丈的地方，並在墳前立了一塊石碑，上鐫着：「烈婦王氏之墓」。

### 三四 白髮夢

有一個裁縫，名叫李謙，爲人誠實不欺，工作認真，所以生意很好。妻子也是克勤克儉，小小的家庭，生活很寬裕，不愁吃着，鄰居們都很羨慕他們。

有一年年底，李裁縫有事到外埠去，要坐航船，有三天的路程。臨行時，他的妻子說：『你還是不要去吧！我昨天晚上做了一個夢，夢見你回家，只見你的頭髮全都白了，我嚇了一跳，正想問你，却突然驚醒了。』李裁縫說：『這是做夢，有什麼關係，我的事很重要，怎麼可不去呢！』他的妻子當然不能再加阻止，於是李裁縫就坐船去了。

那條航船，要經過好幾個碼頭，每一個碼頭，總有許多人上下。有一天，經過一個碼頭，突然有幾個衙役下船檢查，在李裁縫所帶的一隻小網籃裏，發現了一柄刀。李裁縫並不知道網籃裏有一柄刀，衙役們盤問他，他說並沒有這柄刀子。可是刀是在李裁縫的網籃裏查到的，而衙役們正在緝捕一個殺人的強盜，於是李裁縫就給他們抓了去，關在牢獄裏。

李裁縫在牢獄裏，每天禱告神靈，只求那殺人案早日水落石出，他的冤枉，可以立刻明白，他又想到家中的妻子，不覺淚流滿面。

牢獄裏住着好多犯人，多數是強盜。有一天，又送來了幾個殺人犯，其中有二人，一個



李在裁縫所帶的小網籃裏發現了一柄刀

叫韓強，一個叫張橫，他們住在一起，不久便熟了。韓強問李裁縫犯了什麼罪？李裁縫就把經過的情形告訴了他，韓強聽了，不覺怔了一怔，接着道：「我們同病相憐，應該大家幫忙，我來想個法子，使大家一同逃出去吧！」

在一個月黑風高的晚上，韓強等預備在半夜裏越獄，他設法鋸斷了鐵窗，鑽了出去，其餘的犯人都都鑽出去，李裁縫當然不會同人家爭先，所以他是最後一個，正在想鑽的時候，恰巧獄卒來了，他便立刻坐在地上，獄卒發現鐵窗鋸斷，跑到房裏一看，只見李裁縫一個人守在牢房裏，其餘的犯人都逃走了。

原來那個韓強，是一個殺人的大盜，那天也在李裁縫的航船上，看到有人來檢查，就把兇器塞在李裁縫的網籃裏，李裁縫被抓了去，他就趁這機會逃走了。後來又犯了罪，被關進

牢獄，恰同李裁縫一起。韓強知道李裁縫是代替他受罪的人，所以要想法救他出去，那知自己逃出而李裁縫却沒有越獄成功。韓強越獄之後，過了好多年，又爲了犯罪被捕，經過多次的審問，航船上的案子也明白了。這時候，李裁縫關在獄裏，已經有十五年了，到了釋放回家，用鏡子一照，頭髮已經完全斑白，正和動身前夜妻子的夢吻合，心裏真有說不出的憤慨，可是尤其使他悲痛的，却是他的妻子，已於三年前死了。

### 三五 忠魂熱血

清朝末年，政治腐敗，外侮踵接而來，國勢一天天衰落，漢族有志之士，爲求民族解放，羣起革命，暗地結社，謀推翻清廷。

這時浙江的徐錫麟，暗地結黨聚衆，企圖光復漢族，奔走最爲熱心。與他志同道合的有個女革命家叫秋瑾的，從事革命，更爲熱烈。那時社會，不如現在這樣開明，婦女都躲在深閨，不敢拋頭露面，更不用說是從事社會工作了。秋瑾的獻身革命，遭受到她家庭和丈夫的反對，她毅然隻身遠走日本，努力學業，同時復鼓吹革命。

秋瑾在日本讀書多年，因爲國內形勢日非，革命工作，刻不待緩，徐錫麟便通知她回國，共同協力，佈置起義的工作。那時滿清政府的安徽巡撫恩銘，與徐錫麟有舊，便叫徐錫

顧到安徽去，在他部下做事。徐錫麟爲了要貫徹革命主張，同時要找他秘密工作的掩護，亟望能深入滿清政治機構的內層，以便相機行事。所以對恩銘的邀請，便馬上答應下來。而浙江方面的革命工作，便全權交給秋瑾主持。

那徐錫麟到了安徽之後，因爲他才學過人，深得恩銘的信任，便命他担任警察學堂的監督。他就利用這個機會宣傳革命，把這批正在訓練的警察，個個都薰陶成愛國志士。他自己一面暗察滿清政府的動靜，一面與各地革命黨人暗通聲氣，準備時機成熟，便起義行事。

這時徐錫麟所主持的警察學堂正預備舉行畢業典禮，這個典禮必須由恩銘親自主持，徐錫麟便決定利用這個機會，刺死恩銘，舉旗起義。他把這日期徵求恩銘的同意，決定以後，便通知各地革命志士，於同日起義，互相呼應，這樣可以一舉而推翻滿清。同時復秘密運輸軍火，於起義前兩日抵達安徽，以便起義時應用。

不料這時革命空氣非常濃厚，清廷極爲憂慮，爲了防止革命黨人的活動，便在南京召開一個重要的軍事會議，恩銘也是出席的要員之一，而這會議的日期，正是在警察學堂舉行畢業典禮的那一天。恩銘爲了要出席軍事會議，便通知徐錫麟，將警察學堂的畢業典禮移前兩天。徐錫麟雖然知道起義的工作準備不及，但是又不敢藉故拖延，只得遵命辦理。在畢業的那一天，他身先學警，拔出手鎗將恩銘打死。那些學警也飽受革命思想，個個奮勇當先，殺戮清兵，可是終因軍火接濟不上，致告失敗，徐錫麟兵敗被執，遭受了死刑。一個有作爲



的革命青年，因為時機不湊巧，坐失良機，而作壯烈的犧牲。同時，各地革命志士，因為所約的日期錯誤，非特未能如期起義響應，反而受到清廷的包圍，紛紛被捕，慘烈殉國。

浙江的秋瑾和她所領導的革命同志，也因為徐錫麟起義的失敗，被清兵拘捕，酷刑逼供，而她的不肯吐露一字，結果慷慨成仁，壯烈殉國。臨死的時候，別無遺言，僅寫了『秋雨秋風愁煞人』七個大字，以表示這次失敗的遺恨。

### 三六 舊鞋殉葬

宋朝末年，朝政不修，官吏昏庸，政治腐敗，因此異族金兵入寇，除了侵佔土地，劫奪財物之外，還擄去了不少宋朝的百姓，男的充作奴隸，女的當作妾婢，聽從金人的指使，受着他們的虐待。這時被擄去的百姓中，有一個男的叫程鵬舉，一個女的叫韓玉娘，同時被派遭在金人胡大戶家充作僕婢。他們被異族俘虜，身處異鄉，又受着大戶的欺凌鞭打，心裏痛苦得了不得，常常背人偷偷地流淚，暗自嘆着命苦。

玉娘見鵬舉生得品貌非凡，而且知書達禮，要是長期充作異族的奴隸，永遠難有出頭的日子，常常在他長吁短嘆自怨自艾的時候，便偷偷地對鵬舉說：『我看你一表人材，假如長居異地，淪為奴隸，終非久計，不如逃回祖國，努力前途，說不定可以有報仇的日子。』

鵬舉初聽玉娘的話，覺得很有道理，繼而轉念一想，這麼一個女孩子，竟會說出這樣有志氣的話，怕是胡大戶叫她來試探自己的心意的，要是上了她的當，說不定自己要遭受一頓毒打。於是表面上佯爲應允，背地裏便把玉娘的話一五一十地告訴了胡大戶，說韓玉娘勾引他私逃，所以他特地來告密。

胡大戶聽了鵬舉的話，當然非常震怒，便把玉娘網起來，令人狠狠地打了一頓，一面叫人送她到尼姑庵裏去，迫她削髮爲尼。鵬舉看見了這種情形，心裏後悔不迭，深悔錯怪了好人，她的一片好心，却換得這樣悲慘結果，大爲不忍。於是在玉娘要被送到尼庵的時候，匆匆地去送別，玉娘看見他，兩眼含淚，一言不發。鵬舉心想要上前說幾句話，可是監視的人很嚴，不能如願。匆忙間，鵬舉掉了一隻鞋，便交給玉娘收藏，兩人含淚而別。

鵬舉偷偷地從金地逃回宋朝，努力讀書，發奮上進。玉娘聽了這消息，心裏也很高興，心想總算沒有認錯了人，他的確是個有志氣的人。不過那尼庵是個很不好的所在，那些游蕩子弟常常到尼庵裏來尋歡胡調，看見玉娘生得那樣美麗，更是不肯放過。玉娘那肯依從，又從尼庵中偷偷地跑出來，幸而有一個好心的老太婆搭救她，讓她在家裏住下，幫着做打水洗衣的苦工。這樣一住好多年。

後來鵬舉果然在宋朝做了官，可是一心想着玉娘，便叫人到金地暗地打聽玉娘的消息。怕沒有憑證，便把當年留下的一隻鞋帶着，給玉娘見着可以認得。那派去的人在金地費盡千

辛萬苦，走了不少地方，才在一口井邊遇見一個貧苦女子，見他手拿着一隻舊鞋，詢問原因，接談之下，才知道那女子便是韓玉娘，於是說明了自己的使命，並告訴了鵬舉的情形。

玉娘聽了這消息，驚喜交集，日夜盼望着鵬舉接她回返祖國，不料焦慮過甚，不覺便病倒了。等到鵬舉趕到，玉娘已病得奄奄一息，難有生望了，手裏緊握着鵬舉當年遺留下來的那隻破鞋。鵬舉見到這種情形，心裏悲痛異常，痛哭呼喊了好半天，玉娘才稍微睜開眼向他看了一眼，含着眼淚，微微一笑，已不能開口說話，便告香消玉殞了。鵬舉抱着她的屍體痛哭不已，後來便把那隻舊鞋一同殉葬，爲這生死遺恨留一紀念。

### 三七 返魂乏術

廣東番禺徐翠娥，姿容美麗，體態婀娜，徐家本來是當地的大族，徐父經營商業，家資鉅萬，因爲翠娥患着麻瘋症，所以對於翠娥婚事，極爲焦慮。原來廣東地方，流行着一種麻瘋惡症，相傳女子患此病後，必須先與一男子性交，始能將瘋病傳染給這男子，然後女子始可正式出嫁，俗名「賣瘋」。徐父爲女兒婚事的不能解決，就幾次三番叫翠娥出去「賣瘋」，可是翠娥情願患疾而死，不願移害他人。她的母親也再三勸她出去「賣瘋」，翠娥經不起父母的勸逼，祇得佯爲應允。

這一天，翠娥奉了父母之命，清晨出去，打扮成一個貧家女子的模樣，坐在城外一條官路的亭子外面，從清晨到傍晚，眼見許許多多行人走過去，都沒有對翠娥加以注意。一直到天色漸黑時，亭子外面走過一個少年書生，翠娥就假作掩面哀泣。

「請問姑娘，爲什麼如此悲傷？在此荒野，天色不早，還是早點回家去吧！」這少年書生很有禮貌地向翠娥詢問着。

翠娥回答道：「我是一個失路的苦命人，父母責備，使我有家難歸，情願坐在此地，等候一死！」

閒談之間，翠娥知道這少年書生名叫沈大成，是外省人，家境十分貧窮，在城裏某姓家教讀，這天因下鄉有事，回去已晚，不能進城，而路過此間，預備休息一夜。同時大成因爲翠娥情況十分孤苦可憐，就十分有禮貌的安慰她，並且答應明天一早送她回家，他叫翠娥在亭子裏休息着，自己却立在亭外，冒着風露陪伴她。

翠娥因爲受父母的逼迫，曾幾次向大成露出求愛的意思，可是青年有爲的大成，反正言厲色請翠娥自己莊重。最後，翠娥被他感動得泣下，流着眼淚對大成實說道：「我本是大家閨秀，可是也是天下最不幸的女子，我生着難治的麻瘋病，以致使我難於掙脫這悽慘命運，今日奉父母之命，出來「賣瘋」，這那裏是我的本心，適才不過是一時的錯誤，還要請你原諒！不過，今生今世，我是永遠感激你的道德和崇敬你的人格的。」說畢，就在身邊拿出一

百兩銀子，說道：『沈先生，適才曉得你處境的困窘，我恰巧有一百兩銀子帶在身邊，你拿去用吧，去用功讀書，攷取功名，也不必再記得我這苦命的女子！』

大成聽到翠娥這一番話，真是感動到極點，就問起翠娥的家世，方始曉得是巨賈的千金，知書達禮的才女，可惜患着癡瘋絕症，於是就很慷慨地說：『翠娥小姐，這些你不必悲傷，我這裏暫時受了你這一百兩銀子，去努力我的學業，一方面我一定爲你訪求一種醫治癡病的靈藥，來報答你對我的恩惠。』

大成和翠娥一夜之間，在亭子裏互訴苦衷，相對痛哭，就此縮定了他們兩個人純潔的愛情，約期後會，並願今生來世，作爲夫婦。時光迅速，天色放明了，大成和翠娥互道珍重，作別而去。翠娥呢，受到大成愛情的陶醉，使她感動泣下，含着一眶眼淚，慢慢地向家中走去，等到看到她母親時，再也忍不住放聲大哭起來。

翠娥的父親曉得了女兒「賣瘋」不成，祇氣得什麼似的，過後想想，女兒的意志既如此堅決，也就不再勉強。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，翠娥的瘋病也日漸厲害起來，她父親爲了怕傳染他人，就特地替她在屋子後面空地上，建造了三間茅屋，種花植樹，頗爲精緻，叫翠娥一人住在裏面，每天三餐，由僕婦將飯菜送進去。後來，翠娥的瘋病發作得更厲害了，頭而身上，無處無有，眉髮脫落，可憐一個眉目如畫的少女，至此已狼狽得不成樣子了。

三年過去，翠娥被癡病侵襲，已奄奄一息，危在旦夕。一天，徐家門外，來了一位遠道

的客人，自稱沈大成，特來醫治徐翠娥小姐的瘋病。經過徐父的接見，方始曉得三年前亭子裏面翠娥和大成兩人間的約會，現在大成已攷中了舉人，並且特地訪求到一種醫治瘋病的藥草，等到徐父急忙領着大成走進後面的小屋裏面時，可憐翠娥已在床上抽搐着，眼見是不能救治的了，雖然大成拿着藥草，嘴裏輕輕地叫喚着：「翠娥小姐！我來了。」可是翠娥祇能睜開眼睛微微地一笑，就抱恨而死了。大成雖然覺得靈藥，可是來得太遲，返魂乏術，頓時放聲大哭，翠娥的父母也哭成一片，哭聲裏，可憐的翠娥就這樣結束了她的一生。

### 三八 四面楚歌

秦王暴虐無道，各地軍民羣起反抗，準備推翻政權，這時有兩路兵馬，勢力最爲雄厚，一路是劉邦，一路便是項羽。秦王的政權被推翻了，可是劉邦和項羽却又自相殘殺起來。

那時項羽已稱西楚霸王，兵力非常雄厚，他本人又勇冠三軍，每次交戰，無不獲勝。不過他生性剛愎自用，有勇無謀，在軍路上常常吃到大虧。劉邦的兵力雖不及項羽，但他爲人陰險多謀，而且他手下謀士極多，他與項羽相持於沛縣，項羽深溝高壘，按兵不動，劉邦引兵攻打，難以取勝，知道非用謀略，無法擊敗項羽。於是四面散佈惡意的傳單，企圖激怒項羽，好讓他出兵交戰。又令他的謀士李左車詐降項羽，假說劉邦兵少糧缺，難以持久，不如

一鼓而下，劉邦不難束手被擒。項羽不知他的奸計，竟信以爲真，便急令出兵攻擊劉邦。

項羽手下的將士，都知道他們現在是佔優勢，只要深溝高壘，採取守勢，劉邦之兵，不要多時，便可不攻自亂；倘貿然出兵，勢必中劉邦的奸計，所以都來諫阻，可是項羽的自信心很強，不肯聽從部下的勸諫，就是他的愛姬虞姬，力加勸阻，也無濟於事。

劉邦知道項羽要是按兵不動，便難於取勝，非要用計引誘項羽出戰，方能克制強敵，於是就佈置了引敵深入的陣勢，那李左車依着地勢，引項羽軍隊長驅直入，那劉邦的軍隊都不戰自退，項羽好勝心切，便令大軍乘勝追迫，不料愈追愈深，竟闖入劉邦佈置好了的陣勢，等到一聲砲響，劉邦的兵馬四面殺出，項羽知道不妙，自己已經中計，可是時間已遲，外面重重包圍，要想突圍也無從突起，被困在垓下地方，手下的兵馬却已被殘殺過半了。

項羽手下有八千子弟兵，驍悍異常，英勇非凡，這都是項羽從楚國帶來的，跟隨他轉戰各地，所向無敵，離開家已有很多年了。劉邦使用計使士兵能唱楚歌的，圍住項羽的營幕唱起來，唱得嗚嗚咽咽，悲楚異常，這些楚國的子弟兵聽到家鄉的歌聲，一個個都起了懷鄉的念頭，再想到大家被困在垓下，自己生死莫卜，便都有厭倦戰爭，不願再爲項羽打仗了。

夜闌人靜，月白星稀，項羽獨坐在營帳中，萬感交集，舉目四看，層層都是漢軍的旗幟，覺得要想殺出重圍，困難重重，眼看得歷年功勳，勢必毀於一旦，想到這裏，不禁黯然淚下，幸而虞姬在旁溫言勸慰，才算稍解愁懷。項羽和虞姬乘着月色一同到帳外閑步，聽得

漢營之中，都是楚歌之聲，心想這種楚歌，只有楚國子弟才能夠唱，現在漢營之中，竟有楚國歌聲，豈非奇事？轉念一想，莫非劉邦已經得到了楚地？萬一楚地已失，自己的歸路已斷，當年自己引着八千子弟兵，連年東征西戰，歷盡艱苦，現在落得兵敗失地的結果，自己還有何面目見江東父老？想到這裏，項羽悲不自勝，只得悶坐一邊，長吁短嘆。那虞姬見到這般光景，也知道大勢已去，想到項羽這樣英勇，出兵以來，所向無敵，結果被圍垓下，蓋世英雄，已無用武之地。一面雖然勸慰着項羽，一面却也兒女情長，掉下眼淚來。

項羽見了這副光景，更是愁腸寸斷，表面上爲寬慰虞姬，仍舊飲酒取樂，虞姬也在帳中唱歌舞蹈，爲項羽遣愁解悶。項羽看了虞姬強爲歡笑的情形，大爲不忍，於是拔劍高歌，歌聲雄壯悲涼：

『力拔山兮氣蓋世，時不利兮騅不逝。騅不逝兮可奈何，虞兮虞兮奈若何？』

唱罷，虞姬泣不可仰，她怕項羽爲了她就誤戰爭，有她在軍中，會分散他的心，於是就拔劍自刎，好叫項羽專心一志地去對付劉邦。項羽見到愛姬已死，心亂意煩，便連夜領兵企圖衝出重圍，無奈軍心渙散，衆寡懸殊，竟告一敗塗地。項羽被劉邦的軍隊趕至烏江，終於也自刎而死。劉邦以勁敵已去，於是得了天下。